

新  
小  
說

號陸第年貳第

(號捌拾第原)

看！  
看！！  
看!!!

分類  
精校  
飲冰室文集

洋裝精本  
二大厚册

飲冰室主人之文

其價值久為舉國所同認無俟喋喋本局前得著者許可編輯

成編裝釘兩函十六本既已風行海內復經坊賈翻刻射利譌誤滋多讀者深以為病本局

今當二版發行之時特將前編分類精校並續輯癸卯甲辰乙巳三年

近作及作者所著單行本向未登入報章者一切搜羅無遺全書凡壹百

捌十萬言視前編約增一倍分類編排用五號字校印悉心校勘一無訛誤

現已出書

# 新小說第貳年第陸號目錄

●圖畫

美國獨立樹之圖

●歷史小說……………一

痛史

我佛山人

第十六回胡子忠盜案卷盡悉軍人 鄭虎臣別仙  
震別行運動

●社會小說……………一七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二十四回臧獲私逃釀出三條性命 翰林伸手

裝成八面威風 ●第二十五回引書義破除迷信

較賞財釁起家庭 ●第二十六回乾瘦子色笑代承

歡 老捕役潛身拿臬使

目錄

(原第十八號)

●科學小說……………五五

海底旅行

紅溪生述

第二十一回對古城艦長洒熱誠 游地底博士鑿  
奇聞

●冒險小說……………六三

水底渡節

上海新庵譯述

●社會小說……………七七

九命奇冤

嶺南將叟重編

第二十一回千金且向閨中送 八命初沈海底冤

●第二十二回輕財色張阿鳳拒賍 買珠釧鮑師

爺受賄 ●第二十三回劉太守誤聽一席話 焦按

察故沈九命冤

●寫情小說……………一〇一

電術奇談(完)

東莞方慶周譯述

第二十四回士馬臨命呈催眠術 仲達還魂結美

一

目錄

滿錄

●偵探小說……………一二五

毒蛇圈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第十九回入劇場改頭換面 呈雜技萃精會神

●社會小說……………一二七

黃繡球

頤瑣述

第十一回兩番行期真情始露 一個陣勢奸計又

來●第十二回張先生無端犯姦案 黃繡球忽然

信尼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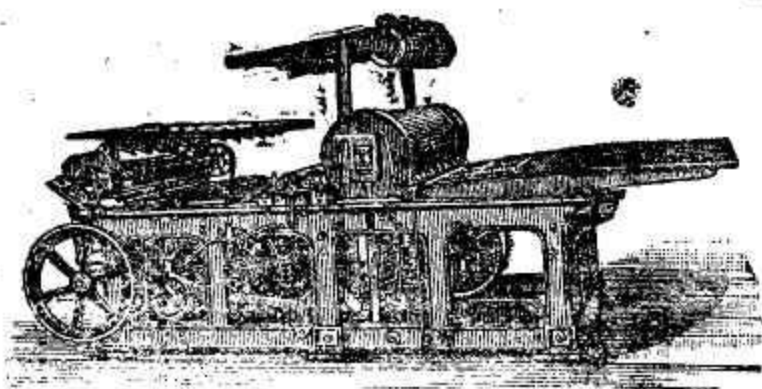
●雜錄……………一五一

新笑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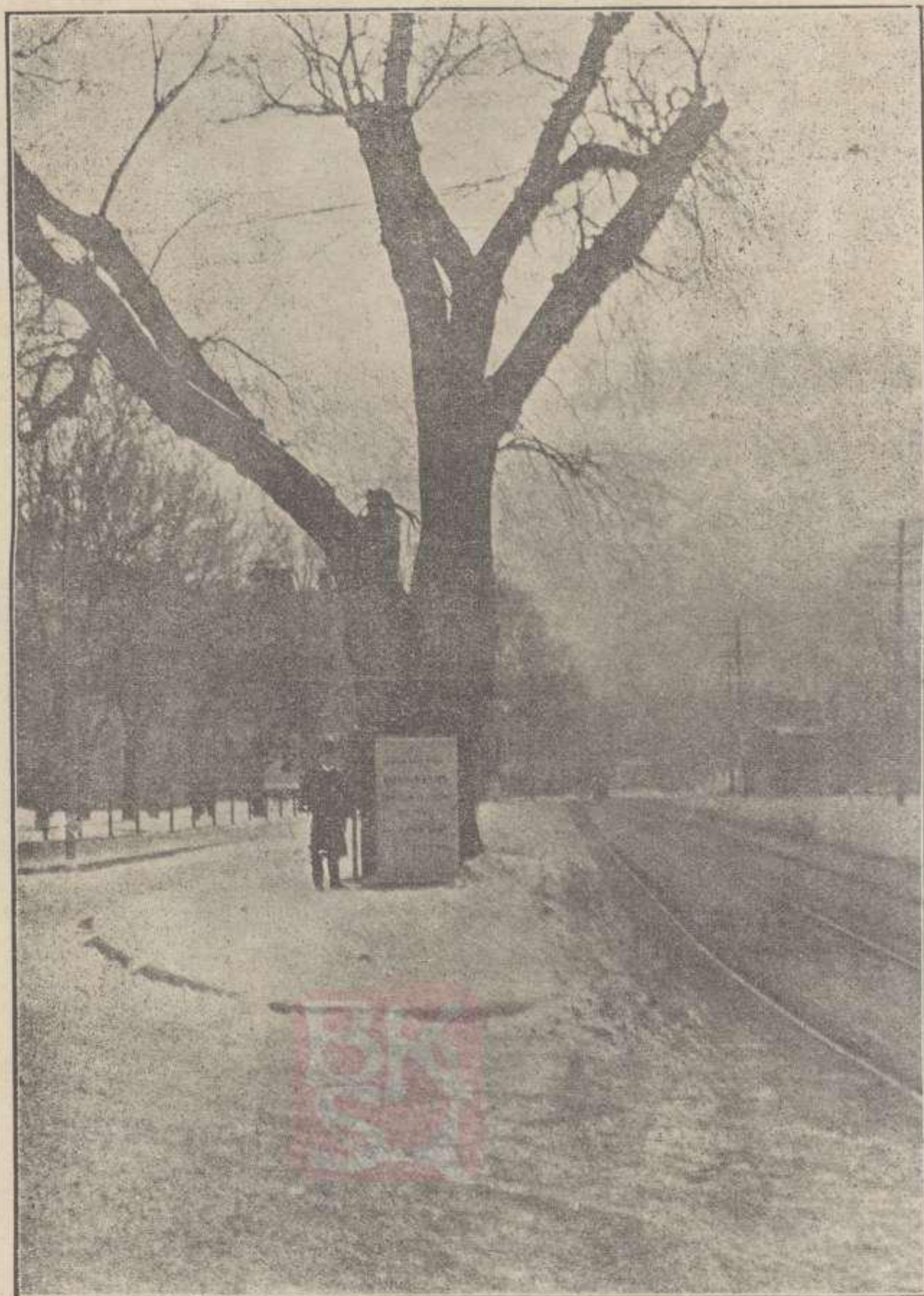
則狷

一禮拜之學操●武巡捕●稅粟●阿克達春●改

額字



美國獨立之樹  
(華盛頓初起兵誓師於此樹下)



歷史  
小說  
痛史

我佛山人

第十六回 胡子忠盜案卷盡悉軍情 鄭虎臣別仙霞別行運動

却說宗仁正聽的程九疇的話入了彀。忽然又擁進來了一羣韃子。當先是一員韃官。向九疇說道。你們帶來的金子銀子絹匹。奉了我們皇帝的聖旨。交內務府點收。只我便是內務府的堂官。你們可交給我帶去。九疇道。金銀絹匹。本來是送你們的。都堆在這裡。你們取去便是。那韃官便吱吱咕咕的發了幾句號令。那跟來的韃子。便七手八脚的大挑小擔。登時搬個一空。那韃官也就佯長的去了。宗仁看見這般舉動。又是可笑。又是可嘆。因對九疇道。倘不是遇了世變。我們從何處看得着這種野人。九疇道。這種本來是游牧之輩。一定要責他禮節。纔是苦人所難呢。胡仇道。罷了。算了。不要談這些不相干的了。我們的正題。還要討論討論呢。我們說要覲見三宮。看他們的意思。是不許我們見的了。還得要打個主意纔好呀。九疇道。看他明天回信怎樣說再商量罷。此刻也

急不來。如果他們一定不許覲見。只怕仍然是要煩胡兄去暗訪呢。胡仇道。暗訪也訪過多日了。只訪不出個頭緒來。說不得今夜也要去訪查訪查。這倒不必定要等他們回信再訪。三人議定了。方纔退入後進。宗仁又與九疇討論了些學問。等到夜靜時。胡仇穿上了夜行衣。戴了黑面具。別過二人。走到簷下。將身一縱。雞犬無驚的就不見了。九疇十分嗟訝。且說胡仇上得屋時。心中本來沒有一定的去向。只隨意所之。躡過了好幾處房屋。只見迎面現出一所高大的房子。暗想莫要在這裡。且進去看看。想罷躡到那房簷之下。躲在角上黑暗的地方。用一個倒掛蟾蜍的勢子。只一翻身。双脚掛在簷上。倒過頭去。一手抱住庭柱。往下窺探。只見堂上點的燈燭輝煌。內中坐着七八個韃子。老少不等。在那裡團團圍坐。一面吃酒。一面割生牛肉燒吃。那一股腥膻之氣。聞了令人惡心。當中坐着的一個。年紀最輕。却是穿的是綉龍黃袍。開口說道。南邊打發來的幾個蠻子。怎樣處置他呢。坐在上首的一個道。只索殺了他就是了。這點小

事。還要費王爺的心麼。下首一個道。這幾個蠻子。不值得一殺。我們要殺。就殺那大夥兒的。殺他這三個沒甚趣味。又一個道。不錯。殺要殺兩個有本事的。這三個人。一個是老的將近要死了。一個是白面書生。那一個更是猴子一般。能幹這甚麼事出來。殺了他也是冤枉。又一個年紀最老的道。他們摠算來通好的。自古說。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不如莫殺他。也足顯得我們天朝豁達大度。也好借他們的口。到南邊去傳說天朝威德。那年輕穿黃袍的便道。老劉說的是。不殺他也罷。那坐在上首的道。他們說還要甚麼觀見三宮呢。那年輕穿黃的道。這可使不得。我們好容易把那蠻婆子弄來。豈可以叫他們輕易相見。他們見了。鬼鬼崇崇的。不知要商量甚麼呢。天已不早了。我們不要把唱戲的工夫就誤了。唱起來罷。這句話纔出口。階下便走進去十多個小廝。一般的都生得眉清目秀。唇紅齒白。一時管弦嘈雜。就雜亂無章的唱起來。却也作怪。唱的一般都是中國曲子。並沒有甚麼胡笳雜在裡面。胡仇看到這裡。就輕輕的用一



個猛虎翻身的勢子。翻到房頂上去。又揀高大的房子去尋了幾處。並無蹤跡。看看天已不早。就忙忙回到寓處。程宗二人已經睡了。也就解衣安憩。一宿無話。次日起來。便把昨夜聽見的話對二人說知。九疇道。據此看來。覲見仍是不。能明做的了。胡仇道。但是叫他老劉的是那個。想來這個人一定是中國人。九疇道。這不消說得。一定是劉秉忠。他本來是瑞州人。他家的歷史。香得狠呢。他的祖父。降了西遼。做了大官。他的老子。却又降了金朝。也做了官。到了這位寶貨。又投降了韃子。祖孫三代。倒做了三朝元老。真可以算得空前絕後的了。還說着話時。忽然報說韃官到了。三人迎出外堂相見。那韃官便道。你們不必多耽閣。我奉了皇帝聖旨。要你們即刻動身。不得少有停留。九疇道。我們奉旨來。此是要覲見三宮。怎麼把這個正題置諸不理。不論之列。韃官道。你們的甚麼三宮四宮在這裡。飯也有得吃。衣也有得穿。房子也有得住。用不着你們覲。你們見了。也不過如此。並且你們將來也不必再來見他。我們代你們把他養到

死了。便代你們棺殮祭葬。一切不用你們費心。這是天朝的深仁厚澤。你們應該要感激涕零的。說着不由分說。叱令從人收拾行李。押了動身。九疇等三人束手無策。三人雖然都有武藝。爭奈此時同在虎穴之中。並且這個不是可以力爭的事。只得忍着氣上路。一路上仍舊坐轎。韃官韃兵却騎馬跟着。一逕押到天津。上了原來的海船。督着起了碇。方纔呼嘯而去。九疇等三人一肚子不平。無處發洩。只氣的目定口呆。胡仇便叫把船駛到僻靜去處。仍舊泊定。對九疇宗仁道。兩位且在這裡少候。我好歹仍舊到他那大都去。探個實在消息。倘使不得三宮下落。我便上天入地。也要去尋來。你二位千萬等我回來了再開船。九疇宗仁到此也是無可如何。只好聽憑他辦去。當下胡仇改了裝扮。結束停當。帶了乾糧軍器。背了包裹。走上岸來。望大都而去。這裡程九疇宗仁兩個自在船上守候。宗仁便終日與九疇講學。暗想這一位雖是武夫。却是個講究實行工夫的。凡那一班高談濶論的鴻儒。被他詆罵得一文不值。內中言語雖

不免有過激的所在。可也確有見地。倒是一位講實學的君子。爲此談的愈覺投機。慢慢的又講到時局。九疇嘆口氣道。這番文丞相、張將軍兩位。便是國家氣運的孤注。他兩位要是得手。從此或者可以圖個偏安。萬一不利。那就不忍言了。宗仁又把仙霞嶺設立攘夷會一節告知。九疇道。這也是最後無可如何之一法。但可惜局面小些。恐怕不能持久。宗仁道。據金國俠的意思。打算復了衢州。再進窺全浙呢。九疇道。衢州在萬山之中。恐怕不是用武之地。然而這個也是盡人事做去罷了。兩人談的入彀。轉忘了盼望胡仇之久。一連過了七八天。兩人談至更深。方纔就寢。忽然艙外躡進一人。正是胡仇。兩人連忙起來。便問事情如何了。胡仇喘定了片刻。方纔說道。二宮不知被他們藏到那裡去了。挨家尋過。却只尋不出來。後來惱了我。打算到他宮裡去探聽。等到四更時份。躡了進去。我滿意這個時候。他們摠睡靜了。誰知走到一處。燈燭輝煌。有一大班韃子。列了許多公案。都在那裡辦公事。左側一間。靜悄悄的坐了幾個韃官。

兒再往裡一間。當中坐着一個龍冠鳳冕、虬髯細眼的韃子。前面跪着三個韃子。我想這當中坐的一定是韃酋忽必烈了。伏在簷下。看他有甚舉動。方纔竄一竄神。那跪着的三個已經退出去了。一會又進來兩個。也對那酋跪着。說了好些話。又退出去。一起一起的都是如此。過了五六起。所說的話好像都是甚麼打勝仗。得地方之類。我狠疑心。此時天色已經朦朧發亮了。那酋也退到後面去了。我又在瓦上躡到方纔見他們辦公的那房子裡去。見他們亂烘烘在那裡收拾文書。都歸在一起。放在抽屜裡面。就紛紛的散了。不留一個人。我便輕輕落下來。在抽屜裡取了那文書。四下裡一望。都是書架子。却放着些都是文書。書架上。還分別貼個簽兒。標着些甚麼民政、工政、財政之類。我都無心觀看。只在那軍政架上。取下了一大疊。束在懷裡。躡了出來。喜得時候甚早。沒有人看見。我便兼程趕了回來。好歹摠探了些軍情。至於三宮的下落。確是沒有地方去訪尋了。說罷解下包裹。取出文書道。我在路上。還沒有工夫去看呢。

打開來大家看罷。宗仁便去剔亮了燈。九疇取了過來。先理順了日子。原來都是伯顏張弘範的奏報。先看了幾卷。也有報得了常州的。也有報得了平江的。也有報宋帝已降兵到臨安的。也有報押解宋帝起行北上日期的。這都是已往之事。三人早從那裡經過來的。無心去細看。後來看到一卷。是報梅州失守。畧言南人立益王昰爲帝。命文天祥寇我江西。其先鋒趙龍。率兵三萬。陷我梅州云云。又一卷是報會昌失陷的。說是宗信領兵陷了會昌。三人不覺大喜。再看下去。有報說陳瓚陷了興化軍。張世傑陷了潮州及邵武軍的。又有報說趙時賞圍攻贛州的。三人愈加歡喜。抖擻精神。往下再看。却是幾卷無關緊要的平常事情。也並不是軍務。這個大約就是胡仇在抽屜取出來那一疊。他們新近接到。未曾按類分開的了。又往下看時。內有一卷寫道。「某月日。遣副將李恒襲擊文天祥於興國縣。天祥兵不支。退走永豐。適永豐先爲我兵別隊所破。兵先潰。追至方石嶺。斬敵將鞏信。擒趙時賞。刻天祥走循州。正揮兵追剿。」云

云。宗仁大驚道。一向都是勝仗。何以一敗至此。急急擱過此卷。再往下看時。是報說張世傑來寇泉州。被我軍擊退。遂克復邵武軍的。宗仁頓足道。兩處都敗了。此刻還不知怎樣呢。急急又看下一卷時。是報說我兵破福州。南人奉其帝奔潮州的。九疇嘆道。大事去矣。急又翻一卷來看。上寫道。據諜報南人奉其帝奔潮州。道遇張世傑。遂入世傑軍中。竄至淺水灣。我軍追至。張世傑又竄井澳。正追剿間。據剗探報稱前途有颶風。南軍舟多覆沒。帝落水。遇救得起。然死生未知。尙待再探。」云云。又有一卷。報說文天祥此時在麗江浦云云。以下便沒有了。三人看罷。不覺納悶。相對愁嘆。胡仇便道。不期便鬧到這個地步。我們這番回去。只怕還沒有地方復命呢。九疇道。我們此刻只有先到潮州一帶去打聽行在的了。宗仁道。或者我們逕奔麗江浦。投文丞相去。文丞相那裡。總知道行在處所的。九疇道。軍情瞬息千變。莫說我們到南邊還要好幾天。就是此時。文丞相也不知在那裡不在了。胡仇道。他末後那個奏報。又說我們皇上落

水。死生未卜。此說不知確不確。萬一有甚不測。我們還復甚麼命。並且據這奏報。那邊地方多失陷了。不知怎樣支持。九疇道。萬一有甚不好說的事。還有信王在那裡呢。陸君實一定能擔任這件大事。若說那邊地方多已失陷。須知兩廣地方還大着呢。你們區區一個仙霞嶺。還打算要復興中國。何況有了兩廣地方呢。說話之間。已經天明。便吩咐船戶起碇。三人又商定了。沿途攔岸。以便探聽南方消息。一時間船出了口。放洋起來。不免受些風濤之險。不在話下。一日船家攏船進了一個海灣泊定了。來報說到了益都路了。胡仇道。那裡有個益都路起來。九疇道。這本是我們的東京路。自從韃子佔據了。就改了益都路。但不知怎樣去打聽。胡仇看看天色道。此時已經是黃昏時候了。還是我去暗訪。此時我得了法門了。只要向公事上去探聽。沒有消息便罷。有了摠是確的。宗仁點頭稱是。九疇道。未必。未必。他這種軍務事情。何嘗是通咨各路的。你須知大都是他的摠匯。所以纔有這些公事呀。胡仇不覺曖了一稜道。我姑且試

去探探。左右船已泊了。不去也空坐在船上。說罷換了裝束自去了。到了半夜。方纔回船。果然沒有探聽着。到了天明。吩咐起碇再行。胡仇道。似此看來。再到別處傍岸。也不過如此。徒然擱擱日子。以後可以不泊岸罷。宗仁道。今番無論走海道走旱路。總免不得要到廣東。但是近來海上有了戰事。我們雖到了廣東洋面。恐怕也近不了行在。胡仇道。照此說來。福建洋面就有了戰事的了。自然有許多艤船在那裡。萬一遇見了他。囉嗥起來。也是不可不防的事。我們不如逕走溫州。由溫州登陸罷。我們順便還可以攏仙霞嶺。探聽探聽近來消息。不過多紆繞幾百里路。九疇道。仙霞嶺雖是可去可不去。然而我們總在浙江一帶登岸便是。我們此刻行李少。走旱路便當些。商量已定。即叫船家轉舵轉篷。向溫州進發。偏又遇了風暴。在海灣淺處避了十多天風。復行駛出。風勢又逆了。因此行了一個多月。方纔到得溫州海口。泊定之後。三人便捨舟登陸。九疇便要渡飛雲河。取道南雁蕩。入福建界。往廣東。宗仁、胡仇商量要先到仙霞



嶺探聽消息再去。九疇拗不過二人，只得依了。於是取道樂清、青田，一路望仙霞嶺而去。此時溫州一帶久已屬了胡元。三人雖說是中國的欽差，然而帶了國書去，却沒有回書來，並且不以禮相待，直頭是被逐出來的。此時不便仍以欽差自居，只得微服而行。又以此處居民也一律的改了胡服，因為那一班韃子見了穿中國衣服的不是說他異言異服，甘居化外，便說他大逆不道，拿了去不是監禁，若干年，便是砍腦袋。因此三人也只得暫時從權，換了胡服，打夥起行。海船泊岸時，天已不早，因此到了樂清，便投了客寓。是夜月明如水，三人不能成寢，偶到外面玩月，只見中庭先坐着一人，也是胡冠胡服，在那裡吹笛吹罷了，又唱曲子，唱的却是中國曲子，並不是胡調。宗仁等他唱完了，不禁上前問道：「適聆雅奏，閣下當是漢人。」那人連忙起身，招呼道：「正是，正是。此時滿目中雖然都是胡冠胡服，內中却十分之九是漢人，只看其心是漢心，是胡心罷了。」宗仁聽他此言，以為必非常人，因請問姓名。那人道：「在下埋沒姓名已久，此

時滄桑已變。政俗都非。就說也不妨。姓鄭名虎臣的便是。程九疇從旁急問道。莫非是在漳州木棉菴殺買似道的鄭義士麼。虎臣道。正是。不知老丈因何得知。九疇道。那木棉菴離我家只有二里之遙。那一天出了事。我一早就知道了。後來地方官還出示捉拿義士。不知義士藏到那裡去來。虎臣因還問了三人姓名。方纔說道。在下那時走了出來。也不辨東西南北。走了幾天。到得福州。那捕拿的文書也到了。我急的了不得。走到海邊。要附海船逃走。偏偏又沒有海船。天色又不早了。看見海岸旁邊有一家人家。我便去投宿。內中却是一個漁翁。承他招留。後來同他談起時事。誰知他並不是個漁者出身。也是個清流高士。因爲憤世嫉俗。託漁而隱的。我又畧畧說起買似道。他便切齒痛罵。我見他如此。便告訴他在漳州殺買似道逃走出來。此時官府行文緝捕的話。他十分欽敬。並道。老夫本來要等八月秋涼。方纔出海捕魚。既然閣下要避難。我們來日便出海。我們出海一次。摠要三五個月纔回來。不然。捕了魚就駛到別處口。

岸去賣。那就可以幾年不回來一次的了。當時我十分感激。那漁翁便叫兩個兒子。連夜收拾起篷、纜、槳、櫓、魚叉、魚網之類。忙了兩天。他便帶了兩個兒子。和我一同上船出海。留下漁婆及他那兩房媳婦看家。我從此就在漁船上過日子。雖然偶爾也回福州一次。然而不到幾天。又出海了。去年九月。漁船到了潮州。我因為潮州有個好友在那裡。好幾年不見了。此時捕拿我的事也冷淡許多了。因辭了漁翁。去訪那好友。不到幾天。喧傳聖駕到了。我不覺大驚。想這時候福州一定失守了。過了不到一個月。又聽說興化軍失守。守時陳讚殉節。九疇等大驚道。此信是真的麼。虎臣道。怎麼不真。聖駕本來是在淺灣。後來劉深領了水師來攻。幾乎支持不住。幸得張世傑在軍中調度得法。方纔逃出虎口。前往井澳。偏又遇了颶風。御舟也覆了。好容易把聖駕救起。聞得已經因驚成病了。九疇等三人相顧道。此信是確的了。虎臣道。就當那幾天裡頭。我遇見了謝疊山先生。他告訴我這裡有個仙霞嶺。嶺上有多少英雄。都是心平宋室的。

勸我投奔。我依言附了海船來到這裡。胡仇道。敢是此時纔去。虎臣道。不是。此時是從仙霞嶺來。我因爲嶺上諸位。多主張以兵力恢復中原。我却不能武事。住在山上。也是虛佔一席。因此辭了下山。出來別有運動。此時却不便說出來。胡仇道。我們都是仙霞嶺上一家人。就說說何妨。虎臣道。公等說出姓名。在下便知道。並且攘夷會上。我也書了名。不然。那裡肯盡情傾吐。這運動一節。此時確不便細談。只到後日便知。我總不失了攘夷會的顏色便是了。四人又談了一會。各各安歇。到了次日。便分道揚鑣。虎臣到那裡去。且待下文交代。且說九疇等三人。在路不一日到了仙霞嶺。把路軍士。問知底細。報上山去。不一會。金奎、岳忠、狄琪等一班兒。都掛了孝服。迎下山來。三人一見。不覺大驚。不知帶的是誰的孝。且聽下回分解。

新小説 第二年第六號



二四四十二

111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廿四回 臧獲私逃釀出三條性命 翰林伸手裝成八面威風

當下我到裡面去，只見已經另外騰出一間大空房，支了四個牀鋪，被褥都已開好。老太太和繼之夫人都不在裡面，只有我們的一家人問起來，方知老太太酒多了，已經睡了。繼之夫人有點不好過，我姊姊強他去睡了。當下母親便問我今天見了伯父，他說甚麼來。我道：沒說甚麼，不過就說是叫我兼祧。將來他的家當便是我的。縱使他將來生了兒子，我也是個長子。這兼祧的話，伯母病的時候，先就同我說過。那時候我還當他是病中心急的話呢。姊姊道：只怕不止這兩句話呢。我道：委實沒有別的話。姊姊道：你不要瞞，你今日回來的時候，臉上的顏色，我早看出來了。母親道：你不要爲了那金子銀子去淘氣，那個有我和他算帳。我道：這個孩兒怎敢其實？母親也不必去算他有的自然。伯父會還我們沒有的算，也是白算。只要孩兒好好的學出本事來，那裡希罕這幾

回願十六回

充其量便是  
排外主義

個錢姊姊道。你的志氣自然是好的。然而老人家一生勤儉積攢下來的。也不  
可拿來糟躓了。我笑道。姊姊向來說話。我都是最佩服的。今日這句話。我可要  
大胆駁一句了。這錢不錯。是我父親一生勤儉積下來的。然而兄弟積了錢。給  
哥哥用了。還是在家裡一般。並不是叫外人用了。這又怕甚麼呢。母親道。你便  
這麼大量。我可不行。我道。這又何苦。算起帳來。未免摠要傷了和氣。我看這件  
事暫時且不必提起。倒是兼祧這件事。母親看怎樣。母親便和姊姊商量。姊姊  
道。這個只得答應了他。只是繼之。這裡又有事。必得要商量一個兩便之法。方  
好。母親便對我說道。你聽見了。明日你商量去。我答應了。便退了出來。繼之還  
在那裡看書呢。我便道。大哥怎麼還不去睡。繼之道。早呢。只怕你路上辛苦。要  
早點睡了。我道。在船上沒事。只是睡。睡的太多了。此刻倒也不倦。兩個人又談  
了些家鄉的事。方纔安歇。一宿無話。次日我便到伯父那裡去。告知已同母親  
說過。就依伯父的辦法就是了。只是繼之。那裡書啓的事。丟不下。怕不能天天

果然被繼之  
道着真是明  
眼人

趣語

在、這、裡。伯、父、道。你、可、以、不、必、天、天、在、這、裡。不、過、空、了、的、時、候、來、看、看。到、了、開、弔、出、殯、那、兩、天。你、來、招、呼、就、是、了。因、爲、今、天、是、頭、七。我、便、到、靈、前、行、過、了、禮。推、說、有、事、就、走、了、回、來。去、看、看、匠、人、收、拾、房、子。進、去、見、了、母、親。告、知、一、切。母、親、正、在、那、裡、料、理。要、到、伯、父、那、裡、去、呢。我、問、道、嬸、嬸、姊、姊。都、去、麼。姊、姊、道。這、位、伯、娘。我、們、又、不、會、見、過、面、的。他、一、輩、子、不、回、家、鄉。我、去、他、靈、前、叩、了、頭。他、做、鬼、也、不、知、有、我、這、個、姪、女。倒、把、他、鬧、糊、塗、了、呢。去、做、甚、麼。至、於、伯、父、呢。也、未、必、記、得、着、這、個、弟、婦、姪、女。不、消、說、更、不、用、去、了。一、時、我、母、親、動、身。出、來、上、轎、去、了。我、便、約、了、姊、姊、去、看、收、拾、房、子。又、同、到、書、房、裡、看、看。姊、姊、道。進、去、罷。回、來、有、客、來。我、消、繼、之、到、關、上、去、了。沒、有、客。就、是、有、客。也、在、外、面、客、堂、裡。這、裡、不、來、的。我、有、話、和、姊、姊、說、呢。姊、姊、坐、下。我、便、把、昨、日、兩、次、見、伯、父、說、的、話。告、訴、了、他。姊、姊、道。我、就、早、知、道、的。幸、而、沒、有、去、做、討、厭、人。伯、娘、要、去、我、娘、也、說、要、去、呢。被、我、止、住、了。不、然、都、去、了。還、說、我、母、子、沒、處、投、奔、到、他、那、裡、去、討、飯、吃、呢。說、着、便、進、去、了。將、近、吃



將近吃飯時  
候方回來可  
見得飯也不  
留也

飯的時候。母親回來了。我等吃過飯。便騎了馬。到關上去拜望各同事。彼此叙了些別後的話。傍晚時候。仍舊趕了入城。過得一天。那邊房子收拾好了。我便置備了些木器。搬了過去。老太太還忙着張羅。送蠟燭。鞭炮。雖不十分熱鬧。却也大家樂了一天。下半年繼之回來了。我便把那匯票交給他。連我那二千也。叫他存到莊上去。晚上仍在書房談天。我想起一事。因問道。昨日家母到家。伯那邊去回來。說着一件奇事。家伯那邊本有兩個姨娘。却都不見了。家母問得一聲。家伯便回說不必提了。這兩個姨娘我都見過來。不知到底怎麼個情節。繼之道。這件事我本來不知道。却是酈士圖告訴我的。令伯那位姨娘。本來就是秦淮河的人物。和一個底下人幹了些曖昧的事。只怕也不是一天的事了。那天忽然約定了要逃走。他便叫那底下人。僱一只船在江邊等着。却把衣服首飾箱籠偷着交給那底下人。叫他運到船上去等。到了晚上。自己便偷跑了出來。到得江邊。誰知人也沒了。船也沒了。不必說是那底下人撇了他。把東西

足見糊塗

又弱一個

只算犯了重  
喪

拐走了。到了此時他却又回去不得。沒了主意，便跳到水裡去死了。你令伯直  
到第二日天亮，纔知道丟了人。查點東西，却也失了不少。連忙着人四處找尋。  
到了下午，那救生局招人認屍的招帖已經帖遍了城廂內外。令伯叫人去看  
着，果然是那位姨娘。既然認了，又不能不要，只得買了一口薄棺，把他殮了。令  
伯母的病本來已漸有起色，出了這件事，他一氣一個死。說這些當小老婆的  
沒有一個好貨。那時不是還有一個姨娘麼？那姨娘聽了這話，便回嘴說：「別  
人幹了壞事，偷了東西，太太犯不着連我也罵在裡面。」這裡頭不知又鬧了  
個怎樣的。天翻地覆，那姨娘便吃生鴉片烟死了。夫妻兩個又大鬧起來。令  
伯又偏偏找了兩件偷不盡的首飾，給那姨娘陪裝了去。令伯母知道了，硬要開  
棺取回。令伯急急的叫人抬了出去。夫妻兩個整整的鬧了三四天。令伯母便  
倒了下來。這回的死，竟是氣死的。我聽了心中暗暗慚愧。自己家中出了這種  
醜事，叫人家拿着當新聞去傳說，豈不是個笑話。因此默默無言，繼之便用別

話岔開又談起那換帖的事。我便追問下去。要問那燒了帖子之後便怎樣。繼之道。這一個被他燒了帖子。也連忙趕回去。要拿他那一份帖子也來燒了。誰知找了半天。只找不着。早就不知那裡去了。你道這可沒了法了。罷。誰知他却異想天開。另外弄一張紙燒了。却又拿紙包起。叫人送去。還他。我笑道。法子倒也想得好。只是和人家換了帖。却把人家的帖子丟了。就可見得不是誠心相好的了。繼之道。丟了算甚麼。你還不見那些新翰林呢。出京之後。到一處打一處把勢。就到一處換一處帖。他要存起來。等到衣錦還鄉的時候。還要另外僱人拾帖子呢。我道。難道隨處丟了。繼之道。豈敢。我也不懂那些人。騙不怕的。得那些新翰林。同他點了點頭。說了句話。便以爲榮幸的了。不得求着他一副對子。一把扇子。那就視同拱璧。也不管他的字好歹。這個風氣。廣東人最利害。那班洋行買辦。他們向來都是羨慕外國人的。無論甚麼。都說是外國人好。甚至於外國人放個屁。也是香的。說起中國來。是沒有一樣好的。甚至連孔夫子也。

兩大籬之多  
其勢亦不得  
不丟了

越發爽快那  
一班人也值  
得如此躡躑

是個迂儒他也懂得八股不是槍砲不能仗着他強國的却不知怎麼見了這班新翰林又那樣崇敬起來轉彎託人去認識他送錢把他用請他吃請他喝設法同他換帖不過爲的是求他寫兩個字我道求他寫字何必要換帖呢繼之道換了帖他寫起上下款來便是如兄如弟的稱呼好誇耀於人呢最奇怪的這班買辦平日都是一錢如命的有甚麼窮親戚窮朋友投靠了他承他的情荐在本行做個細憲賺得幾塊錢一個月臨了在他帳房裡吃頓飯他還要按月算飯錢呢到見了那班新翰林他就一百二百的濫送有一位廣東翰林叫做吳日昇路過上海時住了幾個月他走了之後打掃的人在他床底下掃出來兩大籬帖子後來一個姓的也在上海住了幾時臨走的時候多少把兄弟都送他到船上他却把一個箱子扔到黃浦江裡去對衆人說這箱子裡都是諸君的帖我帶了回去沒處放不如扔了的乾淨弄得那一班把兄弟一齊掃興而去然而過得三年新翰林又出產了又到上海來了他們把前事

却又忘了你道奇怪不奇怪。我道：原來點了翰林，可以打一個大把勢，無怪那些人下死勁的去用功了。可惜我不是廣東人，我若是廣東人，我一定用功去點個翰林，打個把勢。繼之笑道：不是廣東人，何嘗不能打把勢。還有一種靠着翰林週遊各省去打把勢的呢。我還告訴你一個笑話：有一個廣東姓梁的翰林，那時還是何小宋做閩浙總督，姓梁的是何小宋的晚輩親戚。他仗着這個靠山，就跑到福州去打把勢。他是制台的親戚，自然大家都送錢給他了。有一位福建糧道姓謝，便送了他十兩銀子。誰知他老先生嫌少了。當時雖受了下來，他却換了一個封筒的簽子，寫了「代茶」兩個字，旁邊注上一行小字寫的是一翰林院編修梁某借糧道庫內贏餘代賞。叫人送給糧道衙門門房。門房接着了，不敢隱瞞，便拿上去回了那位謝觀察。那位謝觀察笑了一笑，收了回來，便傳伺候即刻去見制台。把這封套銀子請制台看了，還請制台的示應該送多少。何小宋大怒，即刻把他叫了來，一頓大罵，逼着他親到糧道衙門。

爲銀子哭乎  
爲捱罵哭乎

他偏要坐實了

原來就是他  
以前說了半  
天姓梁的我  
還不知是誰  
也

請罪又逼着他把滿城文武所送的禮都一一退了。不許留下一份。不然你單退了糧道的別人的不退。是甚麼意思。他受了一場沒趣。整整的哭了一夜。明日只得得到糧道那邊去謝罪。又把所收的禮一一的都退了。悄悄的走了。你說可笑不可笑。我道。這件事自然是有的。然而內中恐怕有不實不盡之處。繼之道。怎麼不實不盡。我道。他整整的哭了一夜。是他一個人的事。有誰見來。這不是和那作小說的一般。故意裝點出來的。麼。繼之道。那時候他就住在總督衙門裡。他哭的時候。還有兩個師爺在旁邊勸着他呢。不然人家怎麼會知道你原來疑心這個。我道。這個人就太沒有骨氣了。退了禮。不過少用幾兩銀子罷了。便是謝罪一層。也是他自取其辱。何必哭呢。繼之道。你說他沒有骨氣。麼。他可曾經上摺子參過李中堂。誰知非但參不動他自己。倒把一個翰林幹掉了。摺子上去。皇上怒了。說他末學新進。妄議大臣。交部議處。部議得降五級。調用我道。編修降了五級。是個什麼東西。繼之道。那裡還有甚麼東西。這明明是部裡

蓮燦蓮花個  
侃不少

如見肺肝

沒得好賴却  
賴了狐狸他  
一生的狐狸媚  
技倆只怕也  
從狐狸學來

拿他開心罷了我屈着指頭算道降級是降正不降從的降一級便是八品兩級九品三級未入流四級就是個平民還有一級呢：哦有了平民之下還有倡優隸卒四種人也算他四級他那第五級剛剛降到娼上是個婊子了繼之道沒有男婊子的我道那麼就是個王八繼之道你說他王八他却自以為榮耀得狠呢把這降五級調用的字樣做了銜牌豎在門口呢我道這有甚麼趣味繼之道有甚麼趣味呢不過故作偃蹇鬧他那狂士派頭罷了其實他又不是真能狂的他得了處分回家鄉去那些親戚朋友有來慰問他的他便哭了說這件事不是他的本意李中堂那種潤佬巴結他也來不及那裡敢參他只因住在廣州會館那會館裡住着有狐仙長班不會知照他他無意中把狐仙得罪了那狐仙便迷惘了他不知怎樣幹出來的我道這個人倒善哭「我因為繼之說起狂士兩個字想起王伯述的一番話遂逐一告訴了他」繼之道他是你的令親麼我雖不認得他却也知道這個人料不到倒是一位有心人

呢。我道。大哥怎麼知道他呢。繼之道。他前年在上海打過一回官司。狠奇怪的。是我一個朋友經手審問。所以知道詳細。又因爲他太健訟了。所以把這件案當新聞記着。後來那朋友到了南京。我們談天。就談起來。我的朋友姓竇。那時上海縣姓陸。你那位令親有三千兩的款子。存在庄上。也不是存的。是在京裡匯出來。已經照過票。不過暫時沒有拿去。誰知這一家錢庄。恰在這一兩天內倒閉了。於是各債戶都告起來。他自然也告了。他告時却把一個知府藏起來。只當一個平民。上海縣斷了個七成還帳。大家都具了結領了。他也具結領了。人家領去了沒事。他領了去。却到松江府上控告的。是上海縣意存偏袒。府裡自然仍發到縣裡來。再問這回上海縣不會親審。就是我那朋友姓竇的審的。官問他你爲甚告上海縣。意存偏袒。怎麼叫做偏袒。他道。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可見得不中之謂偏了。問何以見得不中。他道。若要中時。便當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我交給他三千銀子。爲甚麼只斷他還我二千一呢。問道。你既然不服。

在公堂上掉  
文何其從容  
不迫耶



直說出還要  
上控其於他  
何

爲甚又具結領去他道。我本來不願領。因爲我所有的就是這一筆銀子。我若不領出來。客店裡飯店裡欠下的錢沒得還不還。他們就要打我。只得先領了來開發。他們問道。你既領了爲甚又上控。他道。斷得不公。自然上控。官只得問被告怎樣。被告加了個八成。官再問他。他道。就是加一成也好。我也領的。只是領了之後。怨不得我。再上控。官倒鬧得沒法判了。個交差理楚卒之。被他收了個十足。差人要向他討點好處。他倒滿口應承。却伸手拉了。差人要去當官面給嚇得。那差人縮手不迭。後來打聽了纔知道他是個開缺的大同府。從前就在上海公堂上開過頑笑的。正是

不怕狼官兼虎吏。却來談笑會官司。

不知王伯述從前。又在上海公堂上開過甚麼頑笑。且待下回再記。

伯母致死之由。至此回方纔補出。是故作紆迴之勢。

翰林在上海打把勢一節。已極寫現狀之怪。不期福州打把勢一節。其怪

更出人意表。

婢妾與僕人捲逃。本是常事。此乃同約之人。忽然負心遠颺。遂致若人於死。是又意想所不到者。

第二十五回 引書義破除迷信 較貲財釁起家庭

我聽說王伯述以前曾在上海公堂上。開過一回頑笑。便急急的追問。繼之道。他放了大同府時。往山西到任。路過上海。住在客棧裡。一天隣近地方失火。他便忙着搬東西。匆忙之間。和一個棧裡的夥計拌起嘴來。那夥計拉了他一把。辯子。後來火熄了。客棧並沒有波累着。他便頂了那知府的官銜。到會審公堂去告那夥計。問官見是極細微的事。便判那夥計。罰洋兩元充公。他聽了這種。判法。便在身邊掏出兩塊錢。放在公案上。道大老爺是朝廷命官。我也是朝廷命官。請大老爺下來也。叫他拉一拉。辯子。我代他出了罰款。那問官出其不意的被他這麼一頂。倒沒了主意。反問他要怎麼辦。他道。這一座法堂。權不自我。

現成比例妙極

此時間官當

是陳寶渠

此時上海縣  
是黎壺山  
倒有得他說  
嘴

操怎麼問起我來。問官沒了法，便把那夥計送縣，叫上海縣去辦。却寫一封信，知照上海縣，說明原告的身來歷。又是怎麼個刁鑽古怪。上海縣得了信，便到客棧去拜訪他。問他要怎樣辦法。他道：我並非要十分難爲他，不過看見新衙門判得太輕，描淡寫了，有意和他作難。誰知他是个膿包。這一點他就擔不起。了。隨便怎樣辦一辦就是了。上海縣回去，就打了那夥計一百小板。又把他枷到客棧門口。示了幾天衆。這纔罷了。他是你令親，怎樣這些事都不知道。我道：從前我並不出門。這門姻親遠得狠，不常通信。不是先君從前說過，我還不知道呢。這個人在公堂上又能掉文，又能取笑，真是從容不迫。繼之道：掉文一層還許是早先想好了主意的。這馬上拿出兩塊錢來，叫他下來受辱。這個倒是虧他的急智。我又把他在山西的一段故事，告訴了繼之。此時夜色已深，安排歇息。過了幾天，伯父那邊定了開弔出殯的日子。又租定了殯房，趕着年內辦事。又請了母親去照應裡面事情。到了日子，我便去招呼了兩天。繼之這

此是過到第  
三年了

邊又要寫多少的拜年信。家裡又忙着要過年。因此忙了些時。到了新年上。方纔空點。繼之老太太又起了忙頭。要請春酒。請了不算。還叫繼之夫人又做東請了一回。又要叫繼之再請。我母親嬸娘也分着請過。老太太又提起乾娘乾兒子的事情。說去年白說了這句話。因爲事情忙。沒有辦到。此刻大家空了。要擇日辦起來了。於是辦這件事。又忙了兩天。已是過了元宵。我便到關上去。此時家中人多了。熱鬧起來。不必十分照應。我便在關上盤桓幾天。一天晚上。有兩個同事。約着扶乩。這天繼之進城去了。我便約了述農。看他們鬼混。只見他們香花燈燭的供起來。在那裡叩頭膜拜。拜罷。又在那裡書符念咒。鬼混已畢。便一人一面的用指頭扶起那乩。憩了半天。乩動起來。却只在乩盤內畫大圈子。鬧了半夜。不曾寫出一個字來。我便拉了述農回房。議論這件事。我道。這都是虛無縹渺的事。那裡有甚麼神仙鬼怪。我却向來不信這些。還有一說。最可笑的說甚麼「信則有。不信則無。」照這樣說起來。那鬼神的有無。是憑人去作。

不懂平仄的  
秀才也是箇  
怪物

主的了。譬如你是信的。我是不信的。我兩個同在這屋裡。這屋裡還是有鬼神呢。還是沒鬼神呢。述農道。這個我看將來必有一箇絕世聰明的人。去考求出來的。這件事。我是不敢斷定。因為我看見了幾件希奇古怪的事。那年我在福建。幾個同事也歡起頑。這個差不多天天晚上弄。請了仙來。却都是作詩唱和的。從來不談禍福。我道。這個我也會。不信我到外面扶起來。我只要自己作了。往上寫。我還成了個仙呢。述農道。這倒不盡然。那回扶乩的兩個人。一個是做買賣出身。只懂得三一三十一的打算盤。那裡會作詩。一個是秀才。却是八股朋友。作起八韻詩來。連平仄却開不明白的。我道。那麼他那裡能進學。述農道。他到了考場時。是請人槍替做的。他却情願代人。家作兩股去換。你想這麼個人。那裡能作古近體詩呢。並且作出來很有些好句子。內中也有不通的。他們都抄起來。訂成本子。我看見有兩首很好。也抄了下來。我道。抄的是甚麼詩。可否給我看看。述農道。抄的是簾鉤詩。我只謄在一張紙上。不知道可還找得出。

來說罷取過護書。找了一遍。沒有。又開了書櫥。另取出一個護書來。却檢着了。交給我。看。只見題目是「簾鉤」二字。那詩是

銀蒜雙垂碧戶中。櫻桃花下約簾櫳。樓東乙字初三月。亭北丁當廿四風。翡翠倒含春水綠。珊瑚返掛夕陽紅。雙雙燕子驚飛處。鸚鵡無言倚玉籠。  
綠楊深處最關情。十二紅樓界碧城。似我句留原有約。殢人消息久無聲。帶三分暖。收丁字。隔一重紗。放午晴。却是太真含笑入釵光。鬢影可憐生。  
丫叉扶上碧樓闌。押住爐烟玳瑁斑。四面有聲珠落索。一拳無力玉彎環。攀來桃竹招紅袖。宵去楊花上翠環。記得昨宵踏歌處。有人連臂唱刀鐙。  
曲璫猶記楚人詞。落日偏宜子美詩。一樣書空摹蠹尾。三分月影却蛾眉。玲瓏腕弱嬌無力。宛轉繩輕風不知。玉鳳半垂釵半墮。簪花人去未移時。

我看了便道。這幾首詩好像在那裡見過的。述農道。奇怪。人人見了。都說是好像見過的。就是我當時見了。也是好像見過的。却只說不出在那裡見過。有人

說在甚麼專集上。有人說在隨園詩話上。我想隨園詩話。是人人都看見過的。不過看了就忘了罷了。這幾首詩也許是在那上頭。然而誰有這了閒工夫。爲了他再去把隨園詩話念一遍呢。我一面聽說。一面取過一張紙來。把這四首詩抄了。放在衣袋裡。述農也把原稿收好。我道。像這種當個頑意兒。不必問他眞的假的。倒也無傷大雅。至於那一種妄談禍福的。就要不得。述農道。那談禍福的還好。還有一種開藥方。代人治病的。纔荒唐呢。前年我在上海賦閒時。就親眼看見一回壞事的。一個甚麼洋行的買辦。他的一位小姐。得了個乾血癆的毛病。搃醫不好。女眷們信了神佛。便到一家甚麼「報恩堂」去扶乩。求仙方。外頭傳說得那報恩堂的乩壇。不知有多少靈驗。及至求出來。却寫着「大紅柿子日食三枚。其病自愈」云云。女眷們信了。就照方給他吃。吃了三天之後。果然好了。我道。奇了。怎麼真是吃得好的呢。述農道。氣也沒了。血也冷了。身子也硬了。永遠不要再受癆病的苦了。豈不是好了麼。然而也有靈的狠奇怪。

所謂以意爲之

的。我有一個朋友。叫「倪子枚」。是行醫的。他家裡設了個呂仙的乩壇。有一天我去看子枚。他不在家。只有他的兄弟「子翼」在那裡。我要等子枚說話。便在那裡和子翼談天。忽然來了一個鄉下人。要請子枚看病。說是他的弟媳婦。肚子痛的要死。可奈子枚不在家。子翼便道。不如同你扶乩。求個仙方罷。那鄉下人沒法。只得依依了。子翼便扶起來。寫的是「病雖危莫着急生化湯加料吃」。便對那鄉下人道。說加料吃。你就撮兩服罷。那生化湯是藥店裡懂得的。鄉下人去了。我便問這扶乩靈麼。子翼道。其實這個東西。並不是自己會動。原是人去動他的。然而往往靈驗得非常。大約是因人而靈的。我看見他那個慌張樣子。說弟婦肚痛得要死。我看女人肚子痛得那麼利害。或者是作動要生小孩子。也未可知。所以給他開了個生化湯。我聽了。正在心中暗暗怪他荒唐。恰好子枚回來。見爐上有香。便道。扶乩來着麼。子翼道。方纔「張老五」來請你看病。說他的弟婦肚痛得要死。你又不在家。我便同他扶乩。寫了兩服生化湯。子



誰知他別有  
生產之法

我也疑是闖  
了禍了

出人意外

不由得不稱  
奇道怪  
詩前一段詩  
後一段皆是

枚大驚道。怎麼開起生化湯來。子翼道。女人家肚痛得那麼利害。怕不是生產。這正是對症發藥呢。子枚跌足道。該死該死。他兄弟「張老六」出門四五年了。你叫他弟婦拿甚麼去生產。子翼呆了一呆道。也許他是血痛。生化湯未嘗不對。子枚道。近來外面鬧絞腸痧。鬧得利害呢。你倒是給他點痧藥也罷了。說過這話。我們便談我們的事。談完了。我剛起來要走。只見方纔那鄉下人。怒氣冲天。滿頭大汗的跑了來。一屁股坐下。便在那裡喘氣。我心中暗想。不好。一定闖了禍了。且聽他說甚麼。只見他喘定了。纔說道。真真氣煞人。今天那賤人忽然嚷起肚子痛來。嚷了個神。嚔鬼哭。我見他這樣辛苦。便來請先生。偏偏先生不在家。二先生和我扶了。乩開了個甚麼。生化湯我忙着去撮了兩服。趕到家去。一氣一個死。原來他的肚子痛不是病。趕我到了家時。他的私孩子已經下地了。「這纔大家稱奇道怪起來。」照這一件事看起來。又怎麼說他全是沒有的呢。「我的心裡本來是全然不信的。被述農這一說。倒鬧得半疑半信。

疑信參半所以  
以反射下文也

專制家庭之  
法度如此

四首詩之的

起來。」當下夜色已深。各各安歇。次日繼之出來。我便進城去。回到家時。却不見了我母親。問起方知是到伯父家去了。我吃驚。便問怎麼想着去的。嬸娘道。也不知他怎麼想着去的。忽然一聲說要去。馬上就叫打轎子。我聽了好不放心。便要趕去。姊姊道。你不要去。好得伯娘只知你在關上。你不去也斷不怪你。這回去。不定是算帳。大家摠沒有好氣。你此刻趕了去。不免兩個人都要拿你出氣。我問幾時去的。姊姊道。纔去了一會。等一等再不來時。我代你請伯娘回來。我只得答應了。到繼之這邊上房去走了一遍。此時乾娘大嫂子。乾兒子。叔叔的。叫得分外親熱。坐了一會。回到自己家去。把那四首詩給姊姊看。姊姊看了。便問那裡來的。這倒像是閨閣詩。我道。不要褻瀆了他。這是神仙作的呢。姊姊又問端的那裡來的。我就把扶乩的話說了一遍。姊姊又把那詩看了再看。道。這是神仙作的。也說不定。我道。姊姊真是奇人。說奇話。怎麼看得出來呢。姊姊道。這並不奇。你看這四首詩。鍊字鍊句。及那對仗。看着雖像是小品。然而非

嘆出一篇大  
議論來

奇問

眞正作手作不出來。但是講究咏物詩不重在描摹却重在寄託是一位詩人他作了四首之多內中必有幾聯寫他的寄託的他這個却是絕無寄託或者仙人萬慮皆空所以用不着寄託所以我說是仙人作的也說不定。「我不覺嘆了一口氣」姊姊道好端端的爲甚麼嘆氣。我道我嘆婦人女子任憑怎麼聰明才幹摠離不了信鬼神三個字。天下那裡有許多神仙姊姊笑道你說我信鬼神可見你是不信的了。我問你一句你爲甚麼不信。我道這是沒有的東西。我所以不信。姊姊道怎見得沒有也要還一個沒有的憑據出來。我道只我不曾看見過。我便知道一定是沒有的。姊姊道你這個又是中了宋儒之毒甚麼六合之外存而勿論凡自己眼睛看不見的都說是沒有的。天上有個玉皇大帝你是不曾看見過的。你說沒有。北京有個皇帝你也沒有見過。你也說是沒有的麼。我道這麼說。姊姊是說有的了。姊姊道惟其我有了那沒有的憑據纔敢考你。「我連忙問憑據在那裡。」姊姊道我問你一句書「先王以神道設

該罵

確是可笑

會心不遠

你就不懂

教」怎麼解。我想了一想道：先王也信他。我們可以不必談了。姊姊道：是不是呢？這樣粗心的人還讀書麼？這句書重在一個設字。本來沒有的，比妨出來就叫做設。猶如我此刻沒有死，要比妨我死了。行起文來，便是「設我死」或是「我設死」。人家見了，就明知我沒有死了，所以神道本來是沒有的。先王因為那些愚民有時非王法所能及，並且王法只能治其身，不能治其心，所以先王設出一個神道來教化愚民。我每想到這裡，就覺得好笑。古人不過閒閒的撒了一箇謊，天下後世多少聰明絕頂之人，一齊都叫他瞞住了。你說可笑不可笑呢？我再問你這個「如」怎麼解？我道：如似也。就是俗話的「像」字。如何不會解？姊姊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這兩句你解解看。我想了一想，笑道：又像在，又像神在。可見得都不在這也。是沒有的，憑據了。姊姊道：既然沒有，爲甚麼孔子還祭呢？兩個祭字爲甚麼不解？我道：這就是神道設教的意思了。難道還不懂麼？姊姊道：又錯了。兩個祭字是兩個講法。上一個祭字是祭祖宗，是追遠。

一樣的祭字  
分兩個講法  
有爲從來所未

讀書人聽者

的。意。思。鬼。神。可。以。沒。有。祖。宗。不。可。沒。有。雖。然。死。了。一。樣。是。沒。有。的。但。念。我。身。之。  
所。自。來。不。敢。或。忘。祖。宗。雖。沒。了。然。而。孝。子。慈。孫。追。遠。起。來。便。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下。一。個。祭。字。是。祭。神。那。纔。是。神。道。設。教。的。意。思。呢。我。不。禁。點。頭。道。我。也。不。  
敢。多。說。了。明。日。我。送。一。份。門。生。帖。子。來。拜。先。生。罷。姊。姊。道。甚。麼。先。生。門。生。我。這。  
個。又。是。誰。教。的。還。不。是。自。己。體。會。出。來。大。凡。讀。書。摠。要。體。會。出。古。人。的。意。思。方。  
不。負。了。古。人。作。書。的。一。番。苦。心。講。到。這。裡。姊。姊。忽。然。看。了。看。表。道。到。時。候。  
了。叫。他。們。打。轎。子。罷。我。驚。問。甚。事。姊。姊。道。我。直。對。你。說。罷。伯。娘。是。到。那。邊。算。帳。  
去。的。我。死。活。勸。不。住。因。約。了。到。了。這。個。候。不。回。來。我。便。去。倘。使。有。甚。爭。執。也。好。  
解。勸。解。勸。談。談。不。覺。過。了。時。候。了。此。刻。不。知。怎。樣。鬧。呢。我。道。還。是。我。去。罷。姊。姊。  
道。使。不。得。你。去。白。討。氣。受。伯。娘。也。說。過。你。回。來。了。也。不。叫。你。去。說。罷。匆。匆。打。轎。  
去。了。正。是

要憑三寸蓮花舌。去勸爭多論寡人。

不知此去如何。且待下回再記。

或謂此一回。不類怪現狀。則應之曰。天下若干讀書士大夫。均不能剖解之義。爲一微弱女子透骨剖解出來。能令天下男子愧死。此而不怪。孰更爲怪。

破除迷信不易。女子破除迷信更不易。以一女子而能破除迷信。且能探討破除迷信之真理而剖解之。何物女子。咄咄逼人乃爾。

第二十六回 乾嫂子色笑代承歡 老捕役潛身拿臬使

當下我姊姊匆匆的上轎去了。忽報關上有人到。我迎出去看時。原來是帳房裡的同事「多子明」。到客堂裡坐下。子明道。今日送一筆款到庄上去。還要算結去年的帳。天氣不早了。恐怕多攔閣了。來不及出城。所以我先來知照一聲。偷來不及出城。便到這裡寄宿。我道。謹當掃榻恭候。子明道。何以忽然這麼客氣。「大家笑了一笑。」子明便先到庄上去了。等了一會。母親和姊姊回來

## 好主意

了。只見母親面帶怒容。我正要上前相問。姊姊對我使了個眼色。我便不開口。只見母親一言不發的坐着。又沒有說話好去勸解。想了一會。仍退到繼之這邊。進了上房。對繼之夫人道。家母到家伯那邊去了一次回來。好像發了氣。我不敢勸。求大嫂子代我去勸勸如何。繼之夫人聽說。立起來道。好端端的發甚麼氣呢。說着就走。忽然又站着道。沒頭沒腦的怎麼勸法呀。低了頭一會兒。再走到裡間。請了老太太同去。我道。怎麼驚動了乾娘。繼之夫人忙對我看了一眼。我不解其意。只得跟着走。繼之夫人道。你到書房去。懋懋罷。我就到書房裡看了一回書。懋了好一會。聽得房外有脚步聲音。便問那個。外面答道是我。「這是春蘭的聲音。」我便叫他進來。問作甚麼。春蘭道。吳老太太叫把晚飯開到我們那邊去吃。我問此刻老太太做甚麼。春蘭道。打牌呢。我便走過去看看。只見四個人圍着打牌。姊姊在旁觀局。母親臉上的怒氣。已是沒有了。姊姊見了我。便走到母親房裡去。我也跟了進來。姊姊道。乾娘大嫂子。是你請了來的。

只作不知一  
味說笑是最  
得解勸之法

所謂色笑代  
承歡也

麼。我道。姊姊怎麼知道。姊姊道。不然。那裡有這麼巧。並且大嫂子向來是莊重的。今天走進來。便大說大笑。又倒在伯娘懷裡撒嬌撒痴的。要打牌。這會又說不家去吃飯了。要搬過來一起吃。還說今天這牌要打到天亮呢。我道。這可來不得。何況大嫂子身體又不好。姊姊道。說說罷了。這麼冷的天氣。誰高興鬧一夜。我道。姊姊到那邊去。到底看見鬧的怎麼樣。姊姊道。我也不知道。我到那裡已經鬧完了。一個在那裡哭。一個在那裡嚇眉。我勸住了。哭便拉着回來。臨走時。伯父說了一句話道。「摠而言之。我不曾提挈姪兒子升官發財。是我錯處。」我道。這個奇了。那裡鬧出這麼一句蠻話來。姊姊道。我那裡得知。我教你。你只不要向伯娘問起這件事。只等我便中探討出來告訴你。也是一樣的說話之間。外面的牌已收了。點上燈。開上飯。大家圍坐吃飯。繼之夫人仍是說說笑笑的吃過了飯。大家散坐。忽見一個老媽子抱了一個南瓜進來。原來是繼之那邊用的人。過了新年。便請假回去了幾天。此刻回來。從鄉下帶了幾



個南瓜來送與主人。也送我這邊一個。母親便道。生受你的。多謝了。但是大正月裡怎麼就有了這個。繼之夫人道。這還是去年藏到此刻的呢。見了他。倒想起一個笑話來。有一個鄉下姑娘。嫁到城裡去。生了個兒子。已經七八歲了。一天那鄉下姑娘帶了兒子。回娘家去住了幾天。及至回到夫家。有人問那孩子。你到外婆家去。吃這甚麼。孩子道。外婆家好得狠。吃菜當飯的。你道甚麼叫做吃菜當飯。原來鄉下人苦得狠。種出稻子。都賣了。自己只吃些雜糧。這回幾天。正在那裡吃南瓜。那孩子便鬧了個吃菜當飯。一說的種人笑了。他又道。還有一個城裡姑娘。嫁到鄉下去。也生下一個兒子。四五歲了。一天男人們在田裡拾了一個南瓜回來。那南瓜有多大。我也比他不出來。婆婆便叫媳婦煮了吃。那媳婦本來是個城裡姑娘。從來不曾煮過。但婆婆叫煮。又不能不煮。把一個整瓜。也不削皮。也不切開。就那麼煮熟了。婆婆看見了。也沒法。只得大家圍着那大瓜來吃。一說到這裡。衆人已經笑了。他又道。還沒有說完呢。吃了。

大德不踰閑  
小德出入可也

一會忽然那四五歲的孩子不見了。婆婆便吃了一驚。說：「好好同在這裡吃瓜的，怎麼就丟了。」滿屋子一找都沒有。那婆婆便提着名兒叫起來。忽聽得瓜的裏面答應道：「奶奶呀，我在這裡磕瓜子呢。」原來他把瓜吃了一個窟窿，扒到瓜瓢裡面去了。說的衆人一齊大笑起來。老太太道：「媳婦今天爲甚這等快活起來，引得我們大家也笑笑。我見你向來都是沈默寡言的，難得今天這模樣，你只常常如此便好。」繼之夫人道：「這個只可偶一爲之，代老人家解個悶兒。若常常如此，不怕失了規矩麼？」老太太道：「哦，原來你爲了這個，你須知我最恨的是規矩。一家人只要大節目上不錯，就是了。餘下來便要大家說說笑笑，纔是天倫之樂呢。處處立起規矩來，拘束得父子不成，父子婆媳不成，婆媳明明是自己一家人，却鬧得同極生的生客一般，還有甚麼樂趣？」你公公在時，也是這個脾氣。繼之小的時候，他從來不肯抱一抱。問他時，他說：「禮經上說的一君子抱孫不抱子。」我便駁他，莫說是幾千年前古人說的話，就是當今皇帝降

是紅樓夢賈  
政一流人

天下無不是  
之父母也

的聖旨。他說了這句話。我也要駁他。他這個明明是教人父子生疏。照這樣辦起來。不要把父子的天性都汨滅了麼。這樣說了他纔抱了兩回。等得繼之長到了十二三歲。他却又擺起老子的架子來了。見了他總是正顏厲色的。我同他本來在那裡說着笑着的。兒子來了。他登時就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起來。同兒子說起話來。總是呼來喝去的。見一回教訓一回。兒子見了他。就和一根木頭似的。挺着腰站着。除了一個「是」字。沒有回他老子的話。你想這種規矩。怎麼能受。後來也被我勸得他改了一般的。和兒子說說笑笑。我道。這個脾氣。虧乾娘有本事勸得過來。老太太道。他的理沒有我長。他就不得不改。他每每說爲人子者。要色笑承歡。我只問他。你見了兒子。便擺出那副閻王老子的面目來。他見了你。就同見了鬼一般。如何敢笑。他偶然笑了。你反罵他沒規矩。那倒變了色。笑逢怒了。那裡是承歡呢。古人「斑衣戲綵」。你想四個字當中。就着了。一個戲字。偷照你的規矩。雖斑衣而不能戲。那只好穿了斑衣。直挺挺的站着。

一動也不許動。那不成。了廟裡的菩薩了麼。說的衆人都笑了。老太太又道。男子們只要在那大廷廣衆之中。不要越了規矩。就是了。回到家來。仍然是這般。怎麼叫做父子有恩呢。那父子的天性。不要叫這臭規矩磨滅盡了麼。何況我們女子。婆媳。妯娌。姑嫂。團在一處。第一件要緊的是和氣。其次就要大家取樂了。有了大事。當了生客。難取也。叫你們這般麼。姊姊道。乾娘說的是和氣。我看和氣兩個字。最難得。這個肯和。那個不肯和。也是沒法的事。所以家庭之中。不能和氣的。十居八九。像我們這兩家人家。真是十中無一二的呢。老太太道。那不和的。只是不懂道理之過。能把道理解說給他聽了。自然就好了。姊姊道。我也曾細細的考究過來。不懂道理。固然不錯。然而還是第二層。還有第一層的講究。在裡頭。大抵家庭不睦。總是婆媳不睦。居多。今天三位老人家。都是明白的。我纔敢說這句話。人家聽說婆媳不睦。總要派媳婦的。不是據我看來。媳婦不是的。固然也有。然而總是婆婆不是的。居多。大抵那個做婆婆的。年輕時。

如此論斷令人吃驚

爾時尙無提倡女學者不言圖是兒已先言之

也。做過媳婦來做媳婦的時候。不免受了他婆婆的氣。罵他不敢回口。打他不敢回手。捱了若干年。他婆婆死了。纔敢把腰伸一伸。等到自己的兒子大了。娶了媳婦。他就想這是我出頭之日了。把自己從前所受的一一拿出來。向媳婦頭上施展說起來。他還說是應該如此的。我當日也曾受過婆婆氣。來你想。那媳婦怎樣受那裡。還講甚麼和氣。他那媳婦呢。將來有了做婆婆的一天。也是如此。所以天下的家庭。永遠不會和睦的了。除非把女子叫來。一齊都讀起書來。大家都明了理。這纔有得可望呢。我常說過一句笑話。凡婆媳不睦的。不必說是不睦。只當他是報仇。不過報非其人。受在上代報在下代罷了。我笑道。姊姊的婆婆。有報仇沒有。姊姊道。我的婆婆。我起先當是天下獨一無二的。到這裡來見了乾娘。恰是一對。自從我寡了。他天天摠對我哭。兩三次。却並不是哭兒子。哭的是我。只說怪賢德的媳婦。年紀又輕。怎麼就叫他做了寡婦。其實我這麼個人。少點過處。就了不得了。那裡配稱到賢德兩個字。若是那個報仇的。

客氣客氣

足見官場中  
人不過與婦  
人女子一般  
見識可爲吏  
治一嘆

婆婆。一個寡媳婦。那裡肯放他常回娘家。還跟着你跑幾千里路呢。不硬留在家裡。做一個出氣的傢伙麼。我道。這報仇之說。不獨是女子。男子也是這樣。我聽見大哥說。凡是做官的上衙門。碰了上司釘子。回家去。却罵底下人出氣呢。姊姊道。我這個不過是通論。大約是這樣的居多罷了。怎麼加得上。凡是兩個字。去一網打盡。一說到這裡。繼之的家人來回說。關上的多師爺又來了。在客堂裡坐着。一我取表一看。已經亥正了。暗想。何以此刻纔來。一面對姊姊道。這個你明日問大哥去。不是我要一網打盡的。說着出來。會了子明。讓到書房裡坐。子明道。還沒睡麼。我道。早呢。你在那裡吃的晚飯。子明道。飯是在莊上吃的。倒是弄搯了一筆帳。算到此刻。還沒有開清楚。明日破天亮就要出城。去查總冊子。我道。何必那麼早呢。子明道。還有別的事呢。我道。那麼早點睡罷。時候不早了。子明道。你請便罷。我有個毛病。有了事在心上。要一夜睡不着的。我打算看幾篇書。就過了這一夜了。我道。那麼我們談一夜好麼。子明道。你又何必客氣。

呢。只管請睡罷。我道。此刻我還不睡。我和你談到要睡時。自去睡便了。我和繼之談天。往往談到十二點一點。不足爲奇的。子明笑道。我也聽見繼之述農都說你歡喜勳人家說新聞故事。我道。你倘是有新聞故事和我說。我就陪你談兩三夜都可以。子明道。那裡有許多好談。我道。你先請坐。我去去再來。說罷走到我那邊去。只見老太太們已經散了。這裡大家也安排睡覺。便對姊姊道。我們家可有乾點心。弄點出去。有個同事來了。說有事睡不着。在那裡談天。恐怕半夜裡要餓呢。姊姊道。有。你去陪客罷。就送出來。我便回到書房。扯七扯八的和子明談起來。偶然說起我初出門時。遇見那扮官造賊。後來繼之說他居然是官的那個人來。子明道。區區一個候補縣。有甚麼希奇。還有做賊的現任臬台呢。我道。是那個臬台。幾時的事。子明道。事情是好多年了。只怕還是初平長髮軍時的事呢。你信。星命不信。我道。奇了。怎麼憑空岔着問我。這麼一句。子明道。這件事因談星命而起。所以問你。我道。你只管談。不必問我信不信。子明道。

愈出愈奇

開口便靈所  
以先要問他  
信不信也

以賊比差確  
是笑話

捐款是偷來  
的明明一窩  
兒脏官也

這個人本來是一個飛簷走壁的賊。有一天不知那裡來了一個算命先生。說是靈得狠。他也去算。那先生把他八字排起來。開口便說你是個賊。他倒吃了一驚。問怎樣見得。那先生道。我只據書論命。但你雖然是個賊。可也還官星高照。你若走了仕路。可以做到方面太員。只是你要記着我一句話。做官到了三品時。就要急流勇退。不然就有大禍臨頭。他聽了那先生的話。便去偷了一筆錢。捐上一個大八成知縣。一樣的到省當差。然而他還是偷。等到補了缺。他還是偷。只怕他去偷了治下的錢。人家來告了他。還比差捉賊呢。可憐那差役。倒是被賊比了。你說不是笑話麼。那時正是有軍務的時候。連捐帶保的。升官格外快。等到他升了道台時。他的三箇兒子已經有兩個捐了道員。知府出身去了。那捐款無非是偷來的。後來居然放了安徽臬台。到任之後。又想代第三的兒子捐道員了。只是還短三千銀子。要去偷呢。安慶雖是個省城。然而兵燹之後。元氣未復。那裡有個富戶。有現成的三千銀子。給他偷呢。他忽然想着一處。



好地方當夜便到藩庫裡偷了一千兩到得明天庫吏知道了立刻回了藩台傳了懷甯縣要立刻查辦懷甯縣便傳了通班捕役嚴飭查拿誰知這一天沒有查着這一夜藩庫裡又失了一千銀子藩台大怒又傳了首縣去立限嚴比首縣回到衙門正要比差內中一個老捕役稟道請老爺再寬一天的限今夜小人就可以拿到這賊知縣道莫非你已經知道他踪跡了麼捕役道踪跡雖然不知但是這賊前夜偷了昨夜再偷一定還在城內這小小的安慶城儘今天一天一夜摠要查着了官便准了一天限誰知這老捕役對官說的是假話他那裡去滿城查起來他只料定他今夜一定再來偷的到了夜靜時他便先到藩庫左近的房子。上伏定了到了三更時果然見一個賊飛簷走壁而來到藩庫裡去了捕役且不驚動他連忙跑在他的來路上伏着不一會見他來了捕役伏在暗處對准他臉部颼的飛一片碎瓦過來他低頭一躲恰中在額角上仍是如飛而去捕役趕來忽見他在一所高大房子上跳了下去捕役正要

跟着下去時低頭一看吃了一驚正是

正欲投身探賊窟。誰知足下是官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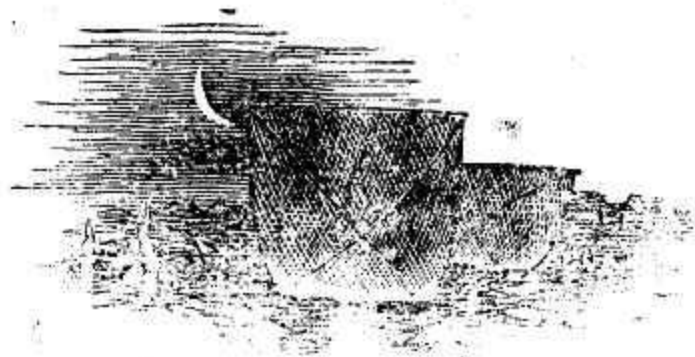
不知那捕役驚的甚麼。且待下回再記。

瑣瑣叙家庭事。似甚無謂。然細玩之。實共和專制兩大影子。共和之果良。專制之果惡。均於隱約間畢露。不知作者是否此意。吾願讀者以我之眼讀之。

壬寅癸卯間。遊武昌。曾親見一典史作劇盜者。觀於此臬司。直是每下愈況。可發一噓。此事聞諸蔣无等云。確是當年實事。非虛構者。



新小説 第二年第六號



二百八十四

科學  
小說

# 海底旅行

五五  
紅溪生述

第二十一回 對古城艦長洒熱淚 游地底博士鑿奇聞

話說歐露世遠遠見有火光。不知前頭是個去處。只管跟着李夢走。那時借着火光。路途稍稍可辨。但覺得頭上頻有雨聲。以爲是下雨來了。繼思海底沒有下雨的道理。待要問問李夢。又被潛水衣阻礙。不能開口。只好自己狐疑了一會。也就算了。路途越走越遠。漸漸有些石頭以及海草等類。頗礙行路。幸虧帶着鐵杖。也不至於踹窩兒。一面往前進時。那火光更來得大。路上更光亮了。歐露世遠瞻遙矚。見前面一座高山。約有八百多尺。那山頂上噴出猛火。與陸地上火山無異。再走近山脚。只見古松倒臥滿地。龍蛇走路甚爲不便。李夢却不以爲意。只管向前跑。那山徑兒愈上愈高。直登數百尺以上。到了這兒。却沒有松樹了。只有些枯木僵立。和些魚獸之屬。或游泳。或奔騰。歐露世於是徒倚小立。縱覽一番。只見四圍丘陵透迤。有如環帶。更有一件大奇怪的事。送入歐露

世眼中。歐露世大駭。看官。試想想。係樣甚麼東西呢。原來歐露世注目望時。見那山圍水繞之中。居然千年遼鶴城廓。依然而且萬戶千門。檐宇相望。又有寺院高塔。矗立水中。歐露世暗想道。這真怪了。恁地這夥人聚族水底。難道就是李夢的巢穴嗎。他却如何構造的呢。一面想。一面走到將近走到的時候。歐露世用手指着問李夢。李夢祇管搖頭。指着那邊一座山頂。意思係叫歐露世同去的樣子。歐露世也明白。又跟着走。約莫上到水底七八百尺之高。纔有一塊平地。周圍有六十多尺老樹。荒僵排列如兒。歐露世又聽見頭上轟然一聲。急忙望時。就是剛纔所見的火山。却只有火坑。並無一點火焰。因為是火勢為水撲滅。所以只放白光。噴些土石。那些白光。雖然被水沖盪。但是有反射之力。遠遠望着。就與火一樣。歐露世見了這個情景。纔明白。先時疑惑下雨的原故。就是這些沙石的聲音。彼時李夢在地上拿了一塊白灰石。在巖壁上寫了「亞地之古城」五大字。歐露世看了。想道。『亞地之』是古代「昔愛巴士」的都府。

其國民最勇悍。屢次戰勝古代「希臘」人。那「扶刺」氏所著的古代歷史。已經論過的。我現在親身到了這個地方。看起來。後來「亞地之」必定是因爲火山的原故。沈沒海底的。自己的疑團。於今纔氷釋了。又見李夢把身子靠在懸巖的旁邊。遠望城中。肅然瞻拜。時值中天。月朗光透。水中照耀。古城淒涼。萬狀李夢徘徊。凝眺感慨。不勝未及移時。忽忽下山而去。歐露世無奈。只得隨行。走不數步。即見前面光輝閃閃。諦視乃知「內支士」已經開到這兒來候着了。於是歐李二人登舟解裝。時已夜深。大家也沒有譚話。各自回房安歇。一枕黃粱。直睡到次早十點鐘。歐露世方纔起來。漱洗。早餐完了。走入客室。見李高兩人又在那兒談天說地。見歐露世進來。兩人起立招呼。歐露世便把昨晚游歷情形。密語一番。又囑咐他們說這事李夢原不許你們知道的。你們向着李夢。萬不可說出來。李高兩人聽了。自是詫異。再說了一會話。各人也散去不表。却說又過了兩三日。歐露世早上起來。走上甲板一望。見黑闇的了不得。以爲是天還

沒有亮。走下艙來。看時辰鐘。纔曉得已經過了八下鐘了。心裏更加疑惑。再走上去望時。却與先前光景無異。正在思索。忽然背後有一人叫他不是歐君嗎。歐露世聽出是李夢的聲音。就答應了一個是字。又問李夢這個是甚麼地處。却不見李夢回話。剛想下來。正碰着李夢拿了一盞大電燈來。光輝赫灼。歐露世依着電光四圍一望。只見石壁聳立平如刀削。上有一巖小於井口。高約千五六百尺。巖頂有一小圓洞。雖稍稍透光。但因洞口太高。太小。光線射不下來。所以竟成了一個黑闇地獄了。李夢當下說道。此地原是一座大火山。火熄之後。成了一個大洞。那時還沒得海水浸進來。後來因爲地震。水纔沖了進來的。要是遇着颶風激浪。躲到這兒。就安如泰山了。歐露世道。老兄幾時發見的。難道「內支士」也怕風浪。特地尋出這兒。做一個安樂窩嗎。李夢微笑道。這兒原是偶爾尋得的。「內支士」雖然不怕風濤。但是「內支士」的運動力。支配力。全賴電氣而製造。電氣最要的東西。莫如「利支亞莫」石炭。這兒產此物最多。所

以我每逢航海到此。必定採掘石炭。今兒早起。天還沒會亮。水夫已經動手了。歐露世問道。我意欲觀覽一遍。蒙許可否。李夢道。這個容易。這回要預備週航之用。當厚爲蓄積。今日要在這兒耽擱一天工夫。老兄可以隨意上岸去游覽。歐露世聽了大喜。又要去約蘭操昔魯。李夢也應允了。於是歐露世別過李夢。下了甲板來。到李高房中。彼時二人還未起身。歐露世把他們拉了起來。催他們急忙洗漱。同吃過早餐。也不說出甚麼原故。拉着一起上到甲板。那時甲板上還有電燈。二人見四面巖壁。大驚不已。李蘭操更是別有肺腸。以爲既近陸地。脫走的機會又來了。又拉歐高商量此事。歐露世原是明白的。只管笑而不答。後來纔把這是地底仍在海中的話。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蘭操方纔大悟。但是悶得難過。聽見李夢准上岸。雖然不能達其目的。心頭却也暢快。當下三人又回來裝好了行裝。帶了些乾糧。又纜上去提了電燈。向李夢借過小艇。渡過岸去。上到岸時。沿着石壁。一直向高處。路徑頗險。漸上到約距水面二百五



十尺之處。再欲上時。已是無路。此處巖頂。日光少能照耀。只見灌木雜草。沿壁叢生。李蘭操想尋覓菓子。可奈此等樹木。都是不結實的。後來纔由一顆大樹上。尋出一窩大蜜蜂。蘭操大聲嚷道。奇怪奇怪。這兒還有蜜蜂巢。可不是咱們的運氣。送蜜糖給咱們吃的麼。歐高二人聽說這話。還以爲李蘭操是撒謊的。那兒會有蜜蜂來在這裏。走去瞧瞧。果見有數千蜜蜂。在一顆空心大樹的旁邊。飛來飛去。那樹心裏頭結着一個大蜂衙。當下蘭操拾了些枯枝敗草。在手上。拿出洋火燒燃了。向着蜂巢擲去。登時把蜜蜂死的死。逃的逃。還剩一個空巢在那兒。蘭操又跋涉到那樹心中。取下巢來。見有蜜糖甚多。歡喜非常。脫下海獸皮衣服。包裹好了。又纔過來。同着歐高兩人迤邐而下。再欲尋別路時。只見奇石崢嶸。無從扳越。沒奈何。又纔下了艇子。渡回「內支士」。那時已經是午後了。水夫採掘石炭。也將近完工。三人回房稍息。吃了晚餐。「內支士」還沒有開輪。三人困倦得狠。也不理他許多。納頭睡了。李夢却等他們已經熟睡之後。

纔下令開船。走過大西洋極秘密的海底。自此取道西南。向西印度進航。原來這西印度地方。最多捕鯨漁船。這夥漁人。常時誤認「內支士」係條大鯨魚。往往不遺餘力。向前追逐。李夢毫不介意。或沈或浮。這種行動。又極似鯨魚的樣子。更惹起些漁人連羣結隊。四面圍捕。李夢左避右閃。不勝其煩。纔把「內支士」仍沈海底。不輕易再浮上來。再過幾日。「內支士」正走到南緯四十五度。西經三度的地方。此處乃是大西洋最深之處。測量家有些說測到四萬二千尺以下。不能再測的。有些說測到八萬八千尺。還未到底的。這雖不見確鑿。也可以想得出此處的深度了。李夢這回却起了個念頭。要自己親自測量。便將此事告知歐露世。歐露世原是愛考究的人。那有不樂於從事的。到了那日。李夢直將「內支士」沈至四萬二千尺以下。却得壓力甚大。常見的魚類。已經很少。又再沈幾千尺。魚類已是全無。但有海潮之音。轟然震耳。一直到九萬六千尺。就是外圍二十四哩的時候。壓力更強大。約平方一寸。重量有三千二百磅。船

中玻璃窗等。幾有破裂之虞。到了此處。只見些巖礁高峙。水中有欹斜者。有如筆直立者。有形類猛獸奔騰者。却又開出海底一番新面目。歐露世看得暢快。連呼奇景。李夢蒼道。老兄既愛此景。我可以爲兄攝影。留此游之鴻泥。歐露世道。留影係最妙的事。但此時壓力太大。恐再停滯。於「內支士」有不利。李夢道。稍遲無妨。即刻叫水夫取了映相機器來。原來這種映相機器。與平常的不同。全是借電光電力的。頗極巧便。李夢撮寫既畢。又對歐露世說道。我測量到這處。也不能再測了。若是再沈下幾尺。「內支士」也有些支持不住了。說畢。即刻下令駛出海面。「內支士」却如輕氣球一般。一飛直上。更向南方進航。歐露世初意以爲廻繞美洲「秘魯」海峽。再出太平洋。然後環游世界。這會見船向南方直行。倒大詫怪起來。心裏揣度。莫非去探南冰洋不成。若是這樣。却真好頑了。正想着。忽然有人推門進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冒險  
小說 水底渡節

上海新庵譯述

吁。佐治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真使人無可奈何哉。家父頃承海軍侍郎之召。已往赴席矣。然揆度其情。必非得已者。當此冬至令節。吾父寧願捨我輩而他去哉。惟既經承乏其間。則上官有所諮詢。召之以去。一若大將之號令者然。其勢有不得不從者。殊可歎也。

寶寶。然則尊翁非入夜不能歸乎。

甚難言也。

此潛水艇『滔浪』。須翌日出駛乎。

郭寶寶默然不語。頷首而已。蓋甚形其心中憂鬱。有願難償也。

鄧佐治太息言曰。然則我輩先往一觀艇之形式何如。縱不能得乘風破浪之樂。亦可畧悉大小長短之狀。庶幾挹取大概。以告同學。我蓋預有詳告衆友之約矣。故半月以來。殆無日不夢寐縈思。今仍失座。悵也何如。

此二少年。一年十七。一年十六。兀立碼頭。悵悵無之。惟有四目睽睽。注視於灘邊。半沉水中。半浮水面之一物。蓋即水底潛行艇也。艇爲晚近科學家所創製之新器。始爲私家試行之品。今已轉入美洲合衆國之海軍部。部臣乃以交之海軍中佐郭羅勃氏。試驗行駛。羅勃即寶寶父也。中佐既奉命。乃挈妻攜子。至於桑埠。俾可同觀試驗。蓋期訂於冬節之次日也。其子寶寶。年少聰俊。已在中學校。習預備科。爲他日入海軍大學地步。今亦攜之俱來。亦所以欲長其見聞也。而寶寶更約其窓友鄧佐治。乘節期放假之暇。特由紐約。附坐火車而來。滿擬同至艇中。詳覽一切。以慰素願。不意上官忽因有所諮詢。特設筵宴。召中佐去。迨佐治既抵其處。始聞此信。大失所望。無可如何。不得已。乃與寶寶同至碼頭。俾得一觀艇之外貌。聊以慰情。

比至其處。則見舟之異形怪狀。有非童子所能領悟者。於是廢然喪氣。悶損無聊。徘徊岸上。計無復之。俄而東北風。裹沙捲浪而來。波濤洶湧。奔騰澎湃。一時

天氣驟變。寒度陡增。佐治因蹙然曰。風濤淹至。天將降雪。奈何。奈何。寶寶默然不答。頷首而已。蓋彼雖不言。而憂心孔亟。有甚於言者。既而忽指艇顛。有圓其式。而塔其形者。顧謂佐治曰。汝亦知其艙門實關而未閉乎。佐治曰。汝言或不誣。雖然。我一不解。何以竟若此。蓋我意艇中必當有典守者在焉。曰。否。我固知其中並無一人。初固有之。其人魏其姓。金四其名。向受傭於此舟之發明家。而實有典守此舟之責。惟此時則不在其中。我蓋親見其於半小時之前。登岸往旅館中去也。言畢不語。若有所思。既而又徐徐曰。故『滔浪』中。實並無一人也。

於是二人面面相覷。不發一言。而各自默默意會而已。居頃之。佐治搖首低聲自語曰。不可！曰。無人將知也。曰。亦未可也！寶寶怫然曰。惡！何不可之有哉。向使父而在也。亦必許我輩登之矣。况舟既緊緊繫於岸。並無可危。何懼爲哉。爲今之計。惟有一躍而下。攀登於塔。洞關其圓形之門戶而進焉。請毋遲疑。蓋

我輩不必久居其中。但遊覽片時足矣。

佐治聞之。回視天氣。則濃雲蔽天。雪花散地矣。復搖首曰。未可也。然此時意態猶豫。不若前之堅辭力却。而心中且亦躍躍欲試矣。又問曰。淺假風潮大至。則又何如。曰。登舟片刻。庸何傷。矧「滔浪」緊緊繫於岸。我輩登舟片時。一覽之餘。即歸晚餐。不知汝意以爲何如也。言畢。畧一返顧。不待鄧之答言。即蹲身手援纜索而下。縱身一躍。已身在船之甲板上矣。佐治畧一遲徊。亦即步其後塵。寶寶至是欣然曰。如何。如我所料。金四固未嘗鎖閉艙門而去。我故不難獨力啓之以入也。言次。二人立於塔顛。揭開鋼板。偃身下探。其深若井。其黑如漆。除鐵梯之外。一無所見。佐治因曰。如此黑暗。安所見物。誠恐入亦無益耳。寶寶毅然曰。無妨也。我有火柴。可以燭照。但湏求得電燈機關所在。即不難使之運動。而全舟將通明矣。行矣。勿遲。遲恐金四將躡足我輩之後矣。

佐治好奇之心。亦不亞於寶寶。且有甚焉。特不敢先發耳。及見寶寶毅然爲之。

遂亦步步相從。至是見其攀梯而下。亦即躡足而登。不煩招致矣。

其時天色愈黑。風力愈勁。二人摸索而下。漸至深處。而雪花片片落入其中。若亦隨之而入者然。未幾頓覺船身蕩漾。或上或下。忽欹忽側。蓋港外潮水洶湧而至。與灘岸互激。故維繫之舟。亦隨波逐流。顛簸不止。而彼二人者。竟毫不介意焉。其所注重者。可概見矣。

俄而長梯盡矣。寶寶忽自覺其二足立於光滑堅硬之處。心知其爲下層艙板也。遂探囊出火柴取火。舉手燭之。則佐治亦既至矣。舉目四顧。覺其處乃一狹長之所。其一端置有機器二座。似是氣油引擎。按引擎(ENGINE)乃機器之主動者也。其所以能運動。則端賴蒸汽之力

耳。惟向之蒸汽。一皆取給於煤。故鍋爐愈大。蒸汽愈足。馬力愈巨。而用煤亦愈多。其所占地位亦愈廣。如兵輪之有大速率者。用鍋爐至四五具。烟囪亦多至四五支。而貯積煤炭之地位亦稱是。夫一舟之大。能有幾何。而堪艙之上下。容得如許耶。故商輪烟囪。至多二支。蓋機器少。則裝貨可多也。然而速率必不逮矣。今則不然。舉凡魚雷艇。潛水艦等各種新式利器。悉皆改用新發明之氣油機。而從此煤炭可少用矣。近今上海等處。道路往來之自行四輪車。亦用氣油運動。俗呼電氣車者蓋誤。至其詳細功用。余別有譯篇以明之。與夫電燈發動機器。回顧彼端。惟見一堅厚之鐵戶而已。左右二邊。則非鐵牆即鋼壁。壁上



懸有儀器電話之屬。式樣不一。皆非常見之品。故多有不能名狀者。又有長橈一具。橫貫中間。佐治見此種種。不覺手舞足蹈。喜之不勝。方欲有言。而火柴忽滅。於是二人均立黑暗中矣。惟兩傍玻璃月洞中。略有微黃淡碧之色。有若明星數點。映入舟中。如此螢火之光。不過身在暗陬。故能見之耳。更從塔頂仰觀天際。則作淡墨色矣。

於是寶寶轉身以向後船。且行且言曰。我必一試電灯之發動機焉。且嘗聞諸

父矣。曰。舟中所有電瓶。今晨已俱注滿矣。按濕電電瓶中。大抵用鹽酸水。(Solution of Salt-Ammonia) 此種電瓶。每經數月。必須

洗滌易水。故云然也。故但須求得其正當之機關所在。畧一旋轉之。即可全舟澄澈矣。佐

治誠之曰。其尙加之意哉。毋爲電氣所觸也。曰。毋慮也。余嘗運動……言至

此。不及更言。忽大呼曰。噫。是何爲哉？蓋「滔浪」潛水艇之船身。忽覺無端欹

側。而同時艙頂之中。雪片與浪花偕來。勢若傾盆。二童遂冒雪衝風。援梯而上。

時覺此舟。隨波蕩漾。妄自盤旋。頃臾。寶寶先登塔頂。佐治在後。但聞立於其前

者忽然急口狂呼。亦不解其故。俄而忽覺其首撞入懷中。面若死灰。而哀哀泣曰。我輩而今不免漂流之禍矣。『蓋滔浪』斷纜走錨。已離岸灘。在百步之外矣。佐治聞之。默然有間。然後奮力登於塔口。極目四望。果見不虛。

其時『滔浪』飄然浮於滔滔白浪之中。船尾向岸。隨風逐浪。飄飄然任意向港外而流。霎時之間。岸上城市。已望之不能見。不過一線沙灘。遙遙在望而已。時則寶寶在佐治懷抱中。悶損欲絕。愁情宛轉而言曰。苟如是。我將若之何哉。當是之時。驚濤駭浪。遮天盖地。激射而來。若醍醐之灌頂也。二童遍體皆水。幾於不能起立。屢欲傾撲。加之一浪未過。一浪又至。佐治不得已。乃大呼曰。速闔艙門。再作後圖。二童各竭平生之力。僅乃閉之。而又加鍵焉。尋見此門四週。皆有旋螺釘。而四邊門縫中。更有橡皮相闔。不留一隙。遂一一如法旋緊之。竟得水滴不漏。心各稍安。方欲拾級而下。忽由月洞中。瞥見大浪條至。壁立千仞。復從空倒下。勢若山崩。於是心又大跳不止。以爲從此。此舟將爲之擊至海底深處。

無可幸免。蓋至是而二人之肝腸寸裂矣。

居頃之。寶寶忽發慷慨悲壯之言曰。如此情形。誠恐我輩未必能生還矣。雖然。亦不可聽其自然。甘心就死。會當以生命一賭之耳。佐治本已萎靡蜷伏。不復敢作更生之想。至是乃亦一鼓作氣而問曰。汝有何能爲乎。曰。我將一試其引擊耳。汝能借重羅盤。而一掌舵輪乎。曰。能。第不知我將安向乎。曰。東向耳。此大風潮蓋自東北而至。故舟乃離岸。我輩苟能設法。駛向陸地藏風之處。則或可脫此奇厄。未可知也。曰。何以知其然也。曰。舟既衝至下流。則我輩必與開往桑埠之輪。東西背馳無疑矣。且漂流若是其遠。更無人能瞭望及之。故今欲往岸邊。必須向上流而駛也。我今將往艙下試之。汝其在此留意哉。

大抵吾人將有所圖。則志氣必爲之一壯。蓋將求達其希望之目的也。况寶寶處深憂巨患之中。當顛沛流離之際。忽然有一線之希望。烏有不勇氣百倍。竭力圖之者哉。宜其愁態頓消。欣然從事矣。當時下梯。仍假火柴之力。得將機器

燭照一周。既而見一機器關鍵。知爲電燈樞紐。遂乃用力一撥。頓覺黑闇地獄。倏焉變爲光明世界矣。於是佐治大呼於上曰。妙哉。妙哉。倘汝能將引擎。亦如法運動。一如此電。庶幾吾儕有更生之望乎。寶寶立梯下。仰首答之曰。我亦具此思想也。且我意以爲氣油引擎。竟可不必動用。致多周折。但借電機之力。以運動之。亦足以行駛矣。想舟中必另具機攄。可接續。藉以通電。特不知其處耳。我正在此搜索也。

顧此種機件。彼小童雖畧有所知。究難盡喻。蓋雖入學堂。而曾未閱歷。況此種新式小艇。與尋常輪船。不可同日而語者哉。無何寶寶方在此彈彼弄。將各式機件。一一試驗之頃。忽聞砉然一聲。則佐治已自梯上翻身跌下。面青唇白。顛慄萬狀。若將死之人。寶寶急問何故。佐治含悲忍痛。吼聲大呼曰。吾儕休矣。頃見舟忽自沉。今已沒入水中矣。寶寶聞之。一躍而起。手扶梯子。急足而登。及向月洞中探首而望。則向之水雲滿天。如潑淡墨者。至是第見微光隱隱。綠色悠悠。

憊而已。蓋不必細辨而已。知其爲水之深處也。且「滔浪」猶垂垂下沉。而未肯已時。乃即返身下艙。面色灰死。當向佐治畧一顧視。即倒身便榻之中。仰臥不  
少動。蓋自知不復能慶更生。故毅然決然。欲與其友葬身舟中。其傷心爲何如  
哉。既而匍匐艙板上。宛轉哀啼。淚下如雨。肝腸寸裂。夫人當大難臨身之頃。大  
抵慌亂無主。未能鎮定。況此十餘齡之小子乎。寶寶方在痛哭哀咷。以求速死  
之際。忽覺有人與之鈎肩軟語。若斷若續而言曰。良友。良友。我輩今日休矣。我  
恐無法可以得出矣。然汝亦不必慟。尙其勉爲勇男兒。弗效弱女子。雖臨死期。  
亦毋氣餒。若徒自怨自艾。學作楚囚。則非我所敢知矣。良友。休矣。良友。其來。  
二少年當驚恐憂懼之後。身疲力乏之頃。仰臥於既堅且硬之艙板之上。真在  
於無可奈何之候哉。惟舟中電灯。依然通明澄澈。照耀如白晝焉。其時船身安  
若平地。不覺動搖。此外一切。亦覺寂靜不動。萬籟無聲。恍若與軟紅塵。已相隔  
在幾萬萬里之外。故向之驚濤駭浪。亦皆化爲烏有。不知所之矣。既而二童覺

其處不但寂靜無聲。而且陰寒澈骨。始悟「滔浪」此時業已沉入海底深處。故有批象耳。於是寶寶忽又奮身而起。感慨而言曰。我嚮甘束手待斃。若籠中之繫籠中之鳥乎。想舟中自有妙法。可以出險。但苦我輩愚蒙。不知利用耳。佐治聞之。默然不語。覷之以目而已。寶寶又曰。倘使我父。或金四。有一在此。自必知之。固不待言。苟見法則固自在也。且此舟既可入水。則必可出水。其理顯然。頃我遊弄之頃。必嘗誤啓水管。以致容水射入。滔滔汨汨。遂至於沈耳。佐治因問。尙能設法。用抽水機。將水抽出。使船依然浮起乎。曰。容或能之。不妨嘗試。蓋在同觀乎。行來數武。寶寶忽然發見一管。上書清氣二字。亦莫名其妙也。其時船中。本已空氣淡薄。頗覺悶損。寶寶亦秉暇考究。遂拔塞啓之。頓覺一股斯空氣。出於歸營之所。宛若清風徐來。積悶爲之一舒。霎時已灌溉滿船。精神胸膈。心神怡曠。不覺被涕而笑。當是之時。佐治亦東搜西討。忽於藩籬抽屨中。於有意無意之間。發見一物。視之大喜。因欣然大呼曰。速來觀哉。我此搜得此舟之全

圖並其行駛之法則矣。寶寶遂順手攬之。急就電灯而讀焉。則皆向所欲知而不可求者也。遂不自覺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蓋喜極而狂矣。因大呼佐治。而謂之曰。我今得救矣。此書蓋已盡發其秘。駕駛管輪之術。不足學也。我今亦知所以出水之法矣。又戲謂佐治曰。汝盍速跪下。叩謝天恩乎。至是佐治不能復耐。因亟亟問曰。然則書中所言。究竟若何。必如何而後可救。不速行之。寧再遲遲乎。曰。艙板中有樞紐在焉。開之則船中之總機軸。能旋轉運動矣。此軸係青鉛所製。力足三千餘磅。舟之行動。蓋全繫於此軸焉。佐治本仰臥於下。至是二人竭力搜之。果有鍊機括。半露半藏於艙板之間。佐治用力曳之。忽聞隱隱有磨盪之聲。旋覺船身兀自向上。如鳥冲天。其勢甚猛。自是之後。遂覺行動不絕。二人危坐橈上。聽其自然。未幾忽覺船身震動。舟底若有爆裂之狀。而電灯亦忽然無端自滅。方驚恐間。見月洞中有日光。漸漸掩映以入。始知「滔浪」已浮出水面矣。

桑埠口外。有極大拖駁船。

拖帶駁船之小輪。船俗謂之拖駁船。

曰「愛傑克司」者。其在班守望之人。

輪船中例須派人輪班在艙面守望。以免來船衝撞之虞。

見距離約在數十丈外。忽有一物。浮出水面。具體極大。

激水成浪。畧畧旋迴。即不復再動。亦不入水。不覺驚駭狂呼。疑爲吞舟之鯨。否則亦一海中大怪。方欲返身報命。忽見此巨獸之背脊間。頓闢一洞。俄而更隱。隱見有狀若小人者二人。徐徐匍匐而出。立於其上。揮臂相招。有類癡狂。其人見之。呆若木鷄。不知所措。時輪中之領港人。在駕駛臺之舵樓中。亦已瞭望及之。一見即心知其故。因遂大呼曰。是即所謂水底潛行艇也。言次即手擊號鈴。傳令機器房。改行慢車。緩緩而前。俄即停輪。已距「滔浪」不過才二三丈耳。寶寶至是悲喜交集。不啻於九死中得一生矣。當時含淚以告。盡將其二人之所遭遇者。緬述之。而求領港者援手相救。並將其船拖入桑埠。其人見非所難爲。遂首肯焉。展輪東行。未及三小時。已行抵港中矣。

大凡輪船入口之先。其處權關人員。必先聞知。蓋有望臺瞭見之後。即用旗幟



傳語告之。然後懸牌關門。示於衆人。此各口大抵皆然也。今「瀟浪」溜水艇。無端與二少年相偕失所。不知下落。事極曖昧不明。閣埠之人。固人人欲索解而無從者也。是故忽然之間。有人口消息。一時無論好奇與不好奇之人。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於是男女大小。爭至岸灘。咸欲一觀究竟。而海軍中佐郭羅勃。此時亦既接得電報。特乘專車而至。俟於碼頭矣。

宋幾第聞濼笛一聲。遙見二輪啣尾而至。一前一後。漸行漸近。俄而即傍前泊之碼頭而下碇焉。此時二童相繼登岸。忽見人山人海。歡呼如雷。脫帽揮巾。如迎上賓。雖戰勝歸國之士。當亦無此尊榮典禮。不覺受寵若驚。相與愕然。少選辭別衆人。歸至寓所。寶寶始將以上情形。追述一遍。而請罪焉。中佐聞之。喜曰。非汝之過也。夫「瀟浪」之中。一切風險。本應老夫親自受之者也。今汝已代我受之。我故不汝咎矣。然汝此次瀆節。非但不樂。抑亦太苦矣。寶寶泣然曰。豈不誠然。敢請贖已。真否。兒等餓欲死矣。

(完)

社會小說 九命奇冤

嶺南將叟重編

七

第二十一回 千金且向閨中送 八命初沈海底冤

且說殷元得了他姊姊的命令。一口氣就奔了出來。只見勒先正在那裡探頭探腦。一見了殷元。便搶步上前問道。舅老爺。怎樣了。可得手麼。殷元搖搖頭。只不言語。勒先不覺納悶道。不行麼。殷元也搖搖頭。一把拉了勒先就走。走到勒先寓處。方纔問道。老簡。你方纔的話是真的麼。勒先道。千真萬真。怎麼不真。但不知舅老爺辦的怎樣了。殷元道。事情是姪容易辦妥了。只是要先付那一千兩金子。就是我那一千銀子。也是要先付的。不知你可辦得到。勒先道。只要裡面真的答應了。也沒有甚麼辦不到。殷元道。自然是答應了。難道我還騙你不成。你要是不相信時。我討咒給你聽。我如果騙了你。馬上就叫雷打死我。好麼。勒先道。舅老爺。你在這裡等一等。我去說來。殷元道。可要快點。遲了。我可等不及。並且還有一句話。一定要今天送了進去。方能發當。如果你辦不到。我可也

辦不到了。勒先道：我知道你等一等我就來。那烟榻上有鴉片烟，你燒兩口頑頑。我就來的。說着去了。殷元在這裡坐等，等得心焦，又捨不得就去，只得到烟榻上吸了兩口烟，又躺了一會。勒先方纔回來，說道：事是可以辦得到的。就請舅老爺同去取來。殷元跌脚道：你這個人太不爽快，了何不就拿來了來！你須知我是最怕見生人的。勒先道：舅老爺你又來了。須知人家整千的金子，不是甚麼小頑意兒。那裡就肯交給我，也得要你去見見面呀。殷元道：你不要冤我，你既然認得他，他爲甚不相信我？我又不認得他，難道倒相信我起來麼？我不去，你要就代我去取了來，不然我就走了。勒先道：你在我們面前，狠會賴皮，怎麼只是怕見人？殷元道：這是各人的脾氣，我連裡面的老夫子，我一個也不招呼的。你此刻怎麼說我要回去了？勒先道：你且再等一等，我就同你去拿來。這是大家的好處，就是你也有一千的銀子，何必這樣性急？出來辦事情，總要有點耐性。像你這個樣子，那裡辦得大事呢？殷元沒奈何，只得再耐着性子來等。勒先

又去了好一會。同了一個人來。後面跟了四個跟班。肩膀上都揹着一個紫花布包裹。進來歇下。勒先指着殷元。對那人道。這位便是殷舅老爺。又指着那人。對殷元道。這位區師爺。是凌大爺的親戚。殷元只得過來相見。爵興把殷元打量了一番道。舍親的訟事務求閣下鼎力。殷元望着勒先道。老簡。你到底怎麼講的。不要只管慳我。勒先道。東西都在這裡了。凌大爺託區師爺送來。請舅老爺給了收條。殷元道。怎麼要起收條來。爵興道。這個本來不敢要收條。只是弟去回覆舍親。也要有個憑據。殷元道。那可難了我的字。又寫得不好。老簡。你代我寫了罷。爵興聽了。便拉了簡先一把。兩個人一同到外頭去。唧噥了幾句。又回進來。勒先道。就請區師爺寫了。舅老爺畫個押罷。殷元道。這倒使得。爵興要了紙筆。寫了「收到黃金白銀各一千兩正」十一個字。又標了年月底下。又寫了一個「殷」字。這是要等殷元自己寫名字的意思。寫罷遞了過來。殷元也不寫名字。就在殷字底下。歪歪斜斜的畫了個十字。便遞給爵興。爵興笑了一笑。也

就取了。便叫四個跟班。取過四個包裹。打開。取出十個紙包來。再打開看時。都是金子。一點點過了。道。這都是足九九八秤的。合共一千兩。又取出一張一千兩的銀票。遞過來道。這是送閣下的菲敬。殷元接了過來。看了。又看拉了。勒先到外面問道。這票子是眞的麼。勒先道。笑話了。他們那裡用出假票子來。殷元道。我向來不會用過。不能不小心些。勒先道。你放心。我包你用。殷元方纔進來。問勒先討了一張白紙。把那票子包好了。解開衣襟。放在貼肉的衣服袋裡。又道。那個我拿他不動。要找個人幫忙纔好。勒先到外面叫了兩箇夥計進來。把那金子分做兩大包。一個拿一包。跟着殷元要走。他忽然又叫住道。且慢。且慢。重新取出兩個紙包。問爵興道。這是一百兩一包。不錯的麼。爵興道。一絲也不錯的。殷元便把這兩包放下。道。老簡。這個且存在這裡。我等一會來拿。這件事。我一個說不下。是我姊妹帮着說的。這是我姊妹要的。我等一會馬上就來取。你千萬不要弄丟了。勒先道。是。是。是。你送進去。就給個回信。我們。殷元道。又要。

甚麼回信。勒先道：「好歹裡面怎麼說。你出來告訴我們就是了。」殷元點點頭，帶了兩人就走。等了好一會，方纔回來道：「沒有甚麼說。我姊姊已經催着明天要提審了。說着拿了二百兩金子，頭也不回就去了。」爵興辭了勒先，自去回覆貴興。說起殷元的舉動，大家笑了一番。到了次日，黃知縣果然提審這案。傳齊了兩造、四鄰、地保、柵夫、人證，開堂審訊。貴興也帶了錢祐國、文昌明到堂。當堂遞了親供。黃知縣看時，上寫道：

具訴詞監生凌貴興，訴爲藉死架禍，乞恩察釋無辜事。竊生父宗容，與惡梁天來之父朝大，在南雄合股經商，二十餘年，素無嫌怨。康熙四十八年，朝大因置買沙田，價銀不敷，向生父揭借銀三千兩，立有借據爲憑。嗣於某年月日，彼此分手，生父欲取回此款，朝大因見息微合算，不思吐還，甜延歲月，生父亡後，朝大相繼而亡，屢向天來兄弟討取，初尙認欠，再後問取，則以人死債爛等語爲報，竊思天來富有百萬，何致負此三千金之數。

實係立意圖吞。去年路上相遇，生向理問，惡見生在弱，拳脚相加，幸得族叔宗孔聞聲奔救，街鄰勸解得免。當時即欲膽詞上控，緣伊之母係生之姑，親來泣勸，因見姑悲苦，更念先人之誼，只得忍止，自謂有姑一日，一日不敢具詞，俟其良心自返，豈料賊劫其家，惡以八命陷人，希圖卸債，乃以虎監疊囓，抄殺七屍八命事，捏生叔姪在案，蒙恩傳審，敢不凜遵赴訴，外抄梁朝大親筆揭數一紙呈電，乞恩察釋無辜，究債欠項，舉室沾恩。此稟黃知縣看罷，把驚堂一拍，對天來道：你父親的欠欸，既然無力償還，也要好好商量。爲甚要誣捏他，希圖抵賴。天來道：這是一紙假票，並無中保。黃知縣道：真票假票，此刻我不急問你，你告他糾合強徒行劫，到底是那一個的見證。張鳳跪上一步，稟道：是小人於七月十八，親在凌貴興家牕外聽得，並無虛詐。梁翰昭也稟道：當夜小人親眼看見賊夥中，多半是凌家子弟，不敢誣扳。黃知縣又問黃元道：你做柵夫的，應該比別人見的親切，你怎麼講。黃元道：小的見些都

是生面人。而且都是隔縣的聲音。黃知縣一聲喝斷。對張鳳翰昭道。你兩個見得可比柵夫的親切麼。顯見得都不是安分之徒。挿身多事。說罷撒籤喝打。兩旁差役把二人牽翻在地。每人打了三十小板。當下錢祐國、文昌明、一同稟道。小老人世居譚村。素來知道凌貴興在家讀書。從來不敢多事。此次實是被梁天來誣告。太爺不信時。小老人兩個都肯具結。張鳳又稟道。這兩個具結的人。小人都認得。因指錢祐國道。他是嘉應州人。剃頭阿三。又指文昌明道。他是殺豬阿二。黃知縣道。他既是剃頭殺豬的。本縣且問你。你是做甚麼事業的。講兩旁差役一疊聲喝叫講。講。張鳳道。小人素來安分。因爲時運不就。又不敢爲非。只在街頭乞食。黃知縣一聲喝斷道。哇。凡人百藝。都可以謀生。看你年紀不大。又沒有殘疾。甚麼事不能做。却要出來叫化。顯見得是個無賴。還要挿身唆訟。左右與我再打。說罷撒下籤來。兩旁差役答應一聲。上前按倒張鳳。一五一十的打了五十小板。打得皮開肉裂。張鳳忍痛不過。大聲叫道。冤枉呀。冤



枉！叫聲未絕。只聽得後堂一陣鼓響。抬頭看時。原來縣太爺已退堂去了。衆差役一擁上前。簇擁着原被兩造下去。聽候發落。天來心中無限怨氣。看見翰昭張鳳無端被打。張鳳更是打得鮮血直流。一步一拐的。更覺傷心。正在心中沒個主意。忽見一個人走出來。大聲叫道。太爺吩咐。梁天來一案人証。留下柵夫黃元。其餘各人暫時釋放。天來只得同了翰昭張鳳。回到天和行裡。入得門來。只見茶房說道。施先生在裡面候久了。天來帶了二人進內。果見智伯在座。一見便問審得怎樣了。天來就將堂上一切問話。說了一遍。智伯道。始終沒有問凌貴興一句話麼。天來道。沒有。智伯搖頭道。這件事鬧壞了。我還料着一件事。天來道。先生料着甚麼事。智伯道。第二次打張鳳的時候。後堂便打了退堂鼓。馬上知縣就退堂去了。天來驚道。先生那便知道。不知智伯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輕財色張阿鳳拒賍

買珠釧鮑師爺受賄

且說天來聽見智伯說出打張鳳時。知縣退堂一節。便問道。先生那便得知。智伯道。這是賍官的伎倆。如何瞞得我過。這等舉動。一定是受了賄了。張鳳忍着痛道。先生既是料事如神。縣裡伸不着冤。你何妨再寫一張狀。叫梁大爺到府裡去告呢。智伯道。你還打不怕。還敢做證麼。張鳳道。死也不怕。打幾下算甚麼。只要先生肯寫狀。我是到了閻羅殿。也要證他的。智伯又對天來道。這番要告他錢神用事。詞中要牽涉到番禺縣的了。不知尊意如何。天來道。有此奇冤。自然赴湯蹈火。也要去伸雪的。只是又要費先生的心。智伯道。既然梁兄這樣講。我明日就寫好呈詞送來。當下辭去。到了明日。果然親自帶了一紙呈詞來。交與天來。天來再三致謝。只等張鳳將息的棒瘡好了。便去廣州府呈遞。且說當日凌貴興聽審完了。回到三德店。不勝歡喜。對爵興道。今番的千兩黃金。果然用得妥當。說聲未了。只見宗孔走了進來。一見便道。姪老爹。你那天來的時候。也不給我個信。我還不知爲甚事來的。後來再到你大府去打聽。纔知道是爲了

官司。前兩天宗閑也來同我說起。他說聞得這回天來告的狀。連我也告上了。還有一個張鳳做證。我想赶到省城來幫姪老爹的忙。又因爲我衙門裡沒有一個熟人。來也無用。因此止住了。昨夜我左思右想想了一條妙計。所以今日特地趕來。貴興道。不知叔父有甚妙計。宗孔道。天來不過靠一個張鳳做證人。我如此如此。包管天來失了這個幫助。姪老爹。你道好麼。貴興連道。妙計。妙計。宗孔道。既如此。就好叫喜來先去。貴興聽說。即刻打發喜來到譚村家裡。取丫頭美蘭來。過了一日。果然取到。貴興便叫且送到簡勒先寓處住下。宗孔便天天出來尋張鳳。誰知張鳳捱了八十板子。兩腿疼痛。將息在天和行裡。不能出門。一連過了六七天。方纔起床。就到街上散步。早被宗孔看見。一把拉住。便道。阿鳳哥。你一向好麼。張鳳抬頭看見宗孔。心中暗暗詫異道。他來找我做甚麼呢。隨口答道。不破不爛。也不見有甚麼好。宗孔道。我有一句話。和你商量。在這當街說話。不便請借一步。說着拉了便。走張鳳心中暗想。道這又是甚麼事。莫

非凌貴興因我證了他。叫這個人來謀殺我麼。在這省城裡。耳目昭彰。我須不怕你。且跟了你去。探個虛實。也是好的。想着就跟了宗孔走。轉彎抹角。走到了一家門首。宗孔便讓他進去。張鳳昂然直入。內中已迎出一個人來。正是簡勒先。三人分賓坐下。勒先便亂嚷茶來。茶來。只見一個十六七歲的丫頭。打扮得十分妖冶。扭扭捏捏的出來。送了一碗茶到張鳳跟前。張鳳舉起一雙冷眼。只瞧得一瞧。那丫頭也送了張鳳一眼。就扭扭捏捏的退了進去。宗孔道。阿鳳哥。你看這個大姐長得好麼。張鳳道。豈有此理。既然到了這裡。這個人自然是簡兄的內眷。不然也是簡兄的使女。你怎麼就當面評質起來。宗孔哈哈大笑道。簡兄。你取出那個來。給他看。勒先聽說。便走進去。不一會。搬出十個元寶來。擺列在桌上。宗孔又在身上取出一個信封。在信封裏面抽出一張字紙。也擺在桌上。對張鳳說道。阿鳳哥。我對你說。此刻梁天來和我家姪老爹結下冤仇。打起官司來。這件事人人都知道。是與你不相干的。你却甘心同天來做證。這是

何苦。想來你的意思。不過要等天來的官司贏了。多少要他點謝禮罷了。不知天來這個官司。萬萬不會贏的。你的謝禮。幾時可以拿得到手。所以我同你想。你不如早早脫了身。不來管這個閒帳。我姪老爹也可以栽培你。哪、哪、你看這十個元寶。是五百兩銀子。還有這一張。是這裡東街上的一張房契。這房子說大不大。也有三間兩廊。後頭一個大天井。方纔和你送茶的。就是我姪老爹的丫頭。今年十八歲。相貌是你看見過的了。只要你答應一聲。再也不去與天來作證。這些東西。都是你的。你馬上。是錢也有了。房子也有了。老婆也有了。你自己想想。打定了主意。張鳳冷笑道。多承你家的姪老爹好意。只可惜我張鳳。沒有福氣。向來不知道甚麼是女色風流。宿風餐的慣了。也用不着房子。叫化也可以吃得飽。銀子更是沒用。你家姪老爹的金銀。只好去買那些貪官污吏。却買我不來說罷。起身一路冷笑着走了。走回天和行。只見施智伯恰好在。那裡。催天來遞稟。張鳳便把遇見宗孔一節告知。且說且笑。智伯跌足道。張義

士。你這可差了。爲甚不假意應允了他。領了他來。明日連這個贓證。一齊到府裡去告發呢。張鳳道。先生話是不錯。只恨張鳳生平不會說假話。梁天來道。我却不是這個意思。我的事。本來不干張兄的事。事前多承關照。已是感激不盡了。因爲和我作證。前天又白受了八十板官刑。好生叫我不安。此時何不就莫管我這件事。受了他的謝。以後倒可以過個安樂日子了。張鳳道。我若是肯貪這種便宜。也不至於叫化了。三人議論了一回。智伯別去。過了一天。天來就到廣州府衙門裡去遞了呈詞。叵耐凌貴興神通廣大。早又有人送信給他去了。這個人姓陳。名邦祿。是府衙裡的一名書辦。向來和爵興相好。自從起了這件事。爵興早就和他說過。又誇說貴興如何疏財仗義。邦祿聽在耳裡。記在心上。這天看見天來的呈詞。告的是財神擺佈。巧織瞞詳。八命冤沈。號天伸雪。中間還牽涉着番禺縣。好不利害。便忙忙的來尋爵興。告知此事。爵興便引他見了貴興。大家商量如何設法。邦祿道。現在本府最倚重的是一個鮑師爺。真是言聽

計從。若得這個人應允了。那怕天大的事。都不要緊。只是一層。向來不曾聽見他受過人家關節。等我且去試探試探。再作商量。爵興道。陳兄。怎麼便這般老實。大凡受關節的。幾曾見過明目張胆胡亂被人家知道。只託你用心去幹旋。我等在這裡靜聽佳音。事後重重相謝。便了。邦祿辭了去。不一日。就來回信。說這件事很是難辦。這位鮑師爺。確是向來不受關節的。並且生平沒有嗜好。我此刻已經又託了人去體察動靜。見機行事了。爵興道。只是要費心從速。恐怕被他批死了。就要多費手脚了。邦祿又辭了去。過了一天。又來說道。天幸有了個機會了。鮑師爺新近娶了一個姨太太。這位姨太太。看上了一副珍珠手釧。一定要買。那價錢可要一萬銀子。鮑師爺却只有四千。還缺六千。買不成功。打算要退還了。此刻要是有了六千銀子。代他還了釧價。只怕還可以商量。貴興忙道。這個容易。即刻打了一張票子。交給邦祿道。費心代為關說。再當重謝。邦祿便辭了貴興。一逕來尋鮑師爺。可巧鮑師爺拿着那手釧來玩弄。正要拿去

退還。邦祿道。師爺。這手釧買定了麼。鮑師爺道。沒有呢。東西是好的。可惜我一時手邊沒有錢。邦祿道。在旁處調動了來。也買了。鮑師爺道。一時那裡去調動呢。邦祿遞過那六千的銀票道。這個不多了麼。鮑師爺驚道。這是那裡來的。邦祿道。師爺只管用去。何必要問那裡來的呢。鮑師爺道。這必是你有甚要見教。邦祿就把來意告知。鮑師爺道。我沒有見過這狀子。等我看過。辦得到。辦不到。再說。這票子你先帶了回去罷。邦祿道。不必。我也知道師爺一向是公事公辦的。這件事明知凌貴興是受了誣告。纔敢來說。……這句話還沒有說完。恰好那賣手釧的珠寶客人來了。鮑師爺看看那手釧。又想起了姨太太。不由的就把那票子湊了自己的四千。交了給他。邦祿看見早閃了一閃。躲出去了。鮑師爺送了珠寶客人回頭。不見了。邦祿就順着脚。走到簽押房。只見木府陳太守正在那裡寫字呢。見了鮑師爺。便放下了筆道。老夫子來的正好。請看這張呈子。鮑師爺接過一看。正是梁天來的狀子。看罷了。又問道。縣裡可曾詳到麼。太守



道。到了。就取出給鮑師爺看。鮑師爺看完了。詳文案卷。暗想這件事好不糊塗。那番禺縣雖然斷定了天來是誣告。但是賊衆行劫。烟殺七屍八命。是一個重案。何以單單申飭了梁天來。却沒有另行緝盜的下文呢。這件事一定有點蹊蹺。方纔陳邦祿的話。未必靠得住。可恨那六千銀子。已經付了出去。無從嘔還他了。此刻怎樣辦呢。不覺心下一陣發急起來。打不出個主意。陳太守問道。老夫子看完了麼。你向來料事極明。這個案看來誰虛誰實呢。鮑師爺因爲沒了主意。回答不出。因道。太尊看來怎樣呢。未知陳太守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劉太守誤聽一席話 焦按察故沈九命冤

却說鮑師爺一時回答劉太守不來。因反問道。太尊看來是怎麼樣呢。太守道。這可難說。我想梁天來一個平民。如果不是受了奇冤。那裡便敢來府上控。並且連黃令也牽涉在內。我看來這財神擺佈。這句話是不免的。這件事必要澈

底根究起來纔好。但是我近來病後。身體不會復元。精神總是彷彿。恐怕誤會了意。沒有敢批出去。鮑師爺此時暗想。六千銀子生米已經成了熟飯。若是袖手不理。又無從嘔出來還他。我雖然向來不受請託。此次不免從權做一遭罷。因說道。若是梁天來所告的是實情。這凌貴興自然情罪重大。但看他那訴詞。爲的不過是三千兩錢債。無論還與不還。何至結這個大怨毒。當夜幸而梁天來父子兄弟都不在家。不然還有個滅門之慘。平心而論。凌貴興這個人。我雖然不知他的底細。然而究竟是個納監讀書的。同梁天來又是姑表至親。縱然有甚怨恨。也不至於下這種毒手。而且見證的又是一個叫化子。這裡頭不無可疑之處。太尊還要三思。劉太守拍着桌子道。是呀。我却見不到這個。單是弄個流丐來做證人。先就靠不住了。幸得老夫子明見。提醒了我。不然又要弄出那年武林的故事來了。原來這劉太守當初曾做過一任浙江仁和縣。爲了一個案子。不聽鮑師爺的說話。斷錯了。被人家上控。弄得幾乎參官。好容易打點

好了。已是費了好幾萬銀子。從此之後。劉太守聽了鮑師爺的話。比聖旨還利害。說一句。從一句。再沒有違拗的。鮑師爺也是個正直的人。盡心輔佐。從來不受人家請託。偏是遇了今番這個重案。却是他破戒的第一遭。所以到了次日。劉太守升堂。貴興遞了訴詞。就同在縣裡所遞的一般。不過當中添了一段。說張鳳是個失業乞兒。曾在他家中行竊。被家人痛打一頓。因此挾嫌誣證云云。劉太守看罷。便叫天來貴興都到案前道。你兩個是中表至親。爲何結訟。又且各執一詞。一個說他欠宿債三千。一個說被他搶去花盆、桌椅、岡芋、田禾。這些事本府不曾親見。也不能斷說誰虛誰實。此刻只算你們都是實的。彼此也可以相抵。不准只管纏訟了。至於盜劫人命。自當另案辦理。梁天來只准到縣催請緝捕。不得再節外生枝。你們兩造都同我具下結來。貴興自是得意。天來不敢不從。劉太守喝叫提張鳳上來。罵道。你這流丐。不安本分。既經行竊。還敢挾嫌誣證。喝令重打一百皮鞭。打得張鳳血流滿地。劉太守已是轉入內堂。天來這

一場委屈。更是難堪。只得具了個結。扶着張鳳回去。智伯知道今日堂審。早就趕到天和行裡聽信。看見張鳳回來。十分狼狽。不覺大怒道。這還了得。光天化日之下。怎容得這班貪官污吏。這等橫行。梁兄。這件事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到臬台衙門告去。再告不准時。便到撫台衙門去告。總要伸了冤方纔歇手。仗着我施智伯這枝筆。呈詞一節。你只管放心。只等張義士將息好了。就去告。天來再三作謝。智伯辭了出來。順便在紙店裡買個白稟。帶了回去。也是事有湊巧。恰好被喜來遇見了。回到三德店。就告訴貴興道。方纔在第八甫走過。看見一個人在天和出來。買了一個白稟。不知天來又要到那裡去告了。爵興道。這不必說。一定是要到臬衙上控了。我們倒不可不預備他。正說話間。恰好林大有來到。大家說起這事。大有道。叵耐張鳳這厮。甘心同他做證。送他錢銀妻子。都不肯要。只好設法弄死了他。天來沒了證人。就要軟了一半。那就不怕他了。貴興道。但是有甚麼善法。能得他死呢。大有低頭想了一想道。前頭一班夥計當中。

有個黎阿二。自從得了大爺謝錢之後。來到省城。輸個精光。此刻還住在我烟館裡。沒有事情可做。……貴興道。我就再出些錢。叫他去刺殺張鳳。……大有搶着道。不好。不好。萬一刺他不成。或是刺成了。被官捉住。那時又多生枝節了。我有一個法子。當堂殺死他。不要抵命的。貴興道。這更好了。不知有甚妙法。大有道。只要化幾個錢。在臬台衙門差役裡打點設法。同阿二充了差役。最好是當了個夾棍手。天來不去告就罷了。若是去告時。大爺一面打點裡面的事。到得提審時。只要上頭說一聲夾。這裡便把他夾死了。豈不乾淨。爵興拍手道。妙極。妙極。此計正合我意。貴興道。那麼就煩林兄去辦。要多少使費。只管到這裡來支取就是了。大有領命辭去。這裡貴興便時刻留心去打聽。又要爵興設法。到裡面打點。爵興道。此刻天來告不告。還沒有知道。何苦先去驚動他。等打聽得實在了。我自有的法子。裡面我雖然沒有認得的人。却還有個商量的去處。我的親家李輝國。同裡面有往來。儘可以說得話動的。賢姪不必心焦。貴興向來

佩服爵興。說他料事如神。聽見他這樣說。自然依了。過得兩天。黎阿二親自來說。已經設法投到臬臺衙門皂班裡去。特來通知。貴興大喜道。這好極了。你回去先同我在各夥計處打點。萬一天來告到。只要能把張鳳夾死。我這裡肯出五百銀子。聽憑你們各夥計去分。黎阿二答應去了。只見爵興從外面走來道。好梁天來。果然告了。貴興忙道。快請表叔去打點。爵興道。且不要性急。你先看了他的呈詞。我已設法抄在這裡了。貴興接來看時。大意還是同府裡告的一般。那領起的兩句。却換做「告爲坑殺七屍八命。台憲受賄沈寃。干證慘受非刑。號天究救事。」末後又牽涉着廣州府。貴興看罷道。此刻應該怎樣打點。請表叔快出主意。爵興道。你快兌二萬銀子給我。多派幾個人。分纏在身上。跟我即刻到佛山去走一遭。貴興道。衙門現在省城。怎麼倒要到佛山去。爵興道。我親家在佛山呢。貴興道。兌銀子太重了。還是票子罷。爵興道。也好。只是票子也要散碎的。或一千。或五百。那幾十的更要多打幾張。這回恐怕上上下下。都要

打點到呢。貴興依言，便叫三德店的管事去打了來。爵興不敢停留，即刻動身去了。這裡凌貴興眼巴巴的望他回來，誰知等到第三天，依然沒有影響。貴興急的如坐針氈一般，心中七上八落，跳個不住。直到了第四天，方見爵興回來。說道：「快點預備到堂，一切都鋪排好了。」貴興道：「表叔怎麼直到今天纔來。」爵興道：「那裡的話。我前天就來了，不過跟着李舍親去打點，不曾分身回來。直到昨日方纔妥當，說猶未了。只見傳審的差役已到，貴興便穿了他監生的衣頂到堂。按察焦公提兩造到案前細審，兩造的口供，仍是同在府縣裡一樣，問不出個道理來。焦臬司教且退下，又提張鳳來問。張鳳道：「小人同凌貴興無怨無仇，偷不是親，見親聞，怎敢便來做證。」焦臬司聽了，默默無言，且取貴興的訴詞來看，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忽然大怒，拍案道：「張鳳，你在府縣裡供的是隔窗聽得，方纔又說是親見親聞，本司且問你，親見些甚麼來。」講！兩旁差役一疊連聲喝叫：「講呀！講！！講!!!張鳳方纔親見親聞這句話，本是順口說出來，此刻被

這一問。不覺怔住了半晌。說不出話來。焦臬司大怒道。本司所到之處。政簡刑清。怎容得你這流丐。挺身插訟。到底你受了甚麼人主使。快講。兩旁差役。又一起。疊連聲喝叫。講。張鳳道。委實沒有人主使。是小人親耳聽見的。焦臬司喝道。看你這鷹頭鼠眼。必非善類。不動大刑。你如何肯供。說罷。又喝一聲。夾起來。左右差役。一齊動子。把張鳳牽翻在地。上了夾棍。將麻繩收了一收。張鳳大叫道。冤枉呀。青天大人。冤枉呀。焦臬司喝一聲。收。左右又收了一收。張鳳大哭起來。禁不得這一班如狼似虎的差役。受了貴興的五百賍銀。黎阿二又襍在裡面。巴不得馬上送了他的性命。好去取銀。捉住繩頭。狠命的收。只夾得張鳳眼中火光迸裂。耳內雷鼓亂鳴。從脚籬枋上。一直痛上心脾。天來看見。不由的心胆皆裂。對着張鳳道。張哥。你隨便甚麼。胡亂招了罷。張鳳搖頭道。夾死我也不……衆差役恐怕他真個胡亂供了。鬆了夾棍。夾他不死。不好向貴興要錢。所以聽見天來對他說這句話。格外用力的一收。可憐張鳳回答的一句話。那沒有說



得完。便大叫一聲。大小便一齊迸出。死在夾棍之下。衆差役故意低頭把他細細的一看。方纔稟道。張鳳夾暈了。焦臬司道。噴醒他再問。說罷起身退堂。衆差役恐怕他還活轉來。看見本官退堂去了。且不鬆那夾棍。故意提起來。往地下一擯。道。認真的死了麼。看看不見動靜。黎阿二又過來踢了一腳。道。噲！又低頭一看道。咦！果然暈了。怎麼這般柔脆。夥計們快來鬆了他。登時七手八腳。把張鳳鬆了。有兩個還故意的含着冷水。對着死張鳳面上亂噴。天來看着心裏痛的哭不出來。早已呆了。黎阿二過來推他一把道。噲！這個人是你帶來的。快叫人抬回去。醫好了。下堂還要帶來聽審呢。衆差役一哄的早散了。不知這死張鳳的屍首。放在臬台大堂上。如何收拾。且聽下回分說。



寫情  
小說  
電術奇談  
(一名催眠術)

日本菊池幽芳氏原著

東莞方慶周譯述  
我佛山人 衍義  
知新主人 評點

第二十四回 士馬臨命呈催眠術 仲達還魂結美滿緣

却說鈍三正在店裡料理雜事。忽聽得天上掉下了一樣東西。正落在門前。便要出去看。阿寶止住道。不要去。不要去。這是電線。小心碰了電氣。原來在門前經過的電綫。不知怎樣斷了。桿上掛不住。掉了下來。鈍三聽說。便立定了脚。果然見門外走路的人。見電綫斷了下來。都遠遠的避開。鈍三不信道。那裡有這等事。我不信這麼一根鍊絲是的东西。就會殺人。我定要看。他說着走出去。阿寶道。去不得。不要去。鈍三道。我只看看。不動手。不要緊。說着走出去。彎下腰去細細觀看。阿寶不住的叫進來罷。進來罷。鈍三不聽。還要伸手去摸他。阿四見他要動手。也急了。跳出來要拉他。還來走到他跟前。見他着的一聲。已經跌

倒了。阿四嚇的急了。大叫起來。驚動了巡街的警察兵。前來看視。忙叫抬到醫院裡去。阿寶急的了不得。連忙叫人抬了。親自送他去醫院。醫生看過。說幸而還未曾致命。然而也要歇兩天工夫。方纔可以醒過來。此刻只管送到病房裡去。不必用藥。也不必施救。過了兩天。他自然會醒。等醒了再用藥調治不遲。阿寶只得回來。歇了兩天。那醫生正在那裡看一張正午出的新聞紙。見有一段新聞。題目寫着「罪犯自盡」四個字。只見上面的新聞是。

謀殺喜仲達之罪犯蘇士馬。本已定於今日上午行刑。詎蘇於昨夜在獄中暴斃。今晨由醫官剖驗。據稱係服毒致死。此毒藥何自傳入。遍問獄卒。均無知者。惟檢其身邊。有小瓶一個。或者預帶以入獄者乎。然何以檢搜不及。亦一奇也。身後遺書一巨函。致大醫院總裁。聞係其畢生所研究之催眠術。在獄中臨命時所著者。醫院總裁得書後。即以付印。俾資研究云。是亦電學之別派也。

以一段新聞  
歸結蘇士馬  
少省去筆墨不

醫生看罷。甚是詫異。這催眠術向來未曾聽見過。究竟在我們醫學裡面。有甚麼發明。等他出了版。倒要買來看看。正這麼想着。忽見伏侍病人的來報說。觸了電氣的那個鈍三。好像有點甦醒了。醫生忙忙走到病房看時。果然見他伸手伸脚的在那裡動。走近一步細看時。呀。好奇怪呀。怎麼他的眼鼻嘴都不歪了。莫非電氣可以打得正的麼。因問道。你醒子麼。這裡是醫院呢。鈍三有氣沒力的說道。甚麼是醫院。說罷閉上双眼。醫生把手掙開他的眼睛看看。又用聽脈筒聽過。說道。他沒有甚大病。不過乏罷了。說罷同他灌了一茶匙的安眠藥水。交代伏伺的人道。明天早上七點鐘叫醒他。不要誤事。說罷自去。這裡鈍三呼呼的睡着了。到了明天。醫生也不等那伏侍的人叫。將近七點鐘。親自到了。把鈍三搖了搖道。醒來。醒來。不要睡了。今日好些麼。鈍三朦朧朧的道。好些了。困得狠呢。讓我再睡一會。醫生道。不要睡了。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麼。鈍三張開了眼睛。四圍一看道。這是醫院呀。奇了。我怎麼跑到醫院裡來。醫生道。你

奇了奇了我  
閱至此也說  
奇了奇了

觸了電氣送來的。你記得麼。正說話間。阿寶來了。看見鈍三醒了。十分歡喜。上前相見道。阿三哥。你醒了。好了。你幾乎未曾嚇死我。鈍三聽說。一骨碌扒起來。双揉了揉眼睛。四圍再一望。又看看阿寶道。奇了。奇了。你這位是甚麼人。怎麼叫我阿三哥起來。我並不是第三呀。阿寶大驚道。呀。阿三哥。你怎麼面目也不歪了。聲音也變了。人也認不得了。鈍三道。奇極了。這個要問士馬纔得明白。是呀。士馬呢。莫非他送我到這裡來的麼。醫生詫異道。甚麼士馬。鈍三道。我昨夜到上環大街他家裡去的。蘇士馬。難道不是他送我來的麼。醫生十分詫異。連忙診過他的手。又取聽脈筒聽了聽道。腦筋又沒有亂。怎麼說起亂話來。鈍三道。怎麼說我說亂話。醫生道。你上前天觸了電。送進來。前天晚上。蘇士馬已經已死了。你說昨夜訪他。不是說亂話麼。鈍三道。噯！他是甚麼病死的。醫生道。他是畏罪自盡的。鈍三道。他犯了甚麼罪。醫生不耐煩道。他謀殺喜仲達。定了死罪呀。鈍三聽說。直站起來道。噯！那個說他謀殺我。我就是喜仲達。醫生大

驚道。不好了。不好了。這個人瘋了。阿寶也驚得徬徨失措。只見他站起來要往外走。醫生道。走不得。走不得。走了瘋子在外面。還了得麼。連忙拉過來。硬把他按住。灌了一茶匙安眠藥水下去。等他睡着了。交代好好的看着。自己忙忙的奔到警察署去。告訴這件事。說是一個觸電的人。送來醫院醫治。今日醒了。忽然變了個人。自己說是喜仲達。警察員聽了。也大驚異。因想與這件事最有關繫的是甄敏達。即刻叫人去傳了來。告訴了這件事。敏達也十分驚怪道。我也難認得是仲達不是。這個人只有林鳳美認得。只叫鳳美到醫院去。一認就明白了。警察員道。好。那麼你去叫來。敏達就出來。坐了馬車。逕奔時敏街來安旅舍。見了鳳美。只說有一件要緊事。請你做證。快去。快去。鳳美摸不着頭路。只得急急的出了來安。坐上馬車而去。敏達在馬車上告訴鳳美道。到了那裡。如果見了甚麼驚奇的事。不要心亂。鳳美答應了。也不知是甚麼事。一會到了醫院。只見警察員也來了。敏達道。證人林鳳美到了。警察員道。請小姐到病房裡

如聞其聲

急情如見

迷信鬼神的  
人又說是借  
屍還魂

去認一個人。鳳美答應了。不勝疑惑。走到病房裡一看。有個病人。直挺挺的睡在床上。原來是個鈍三。暗想他是人人都認得的。爲甚麼大驚小怪的。叫我來認。真是笑話了。正想開口說是鈍三。忽然一瞥眼。看見他的口鼻不歪了。不禁走近一步。仔細一看。道。噯呀。這是喜仲達呀。只這一句話。把衆人都驚倒了。鳳美接口道。喜君！郎君呀。是病了麼。快起來說話。郎君爲甚變了這個模樣呀。醫生道。既然認明了是喜君。不必叫他。他吃了安眠藥水。等一會就醒的。急得鳳美俯身下去。要抱他起來。阿寶挽着道。小姐。你幾個月都等了。這會耐耐性子罷。他吃了藥水。不要驚動他。鳳美只得在旁邊坐下。心裏又是驚奇。又是疑惑。又是歡喜。猶如做夢一般。阿寶把鈍三觸電的事。告訴了鳳美。一直說到今日甦醒的話。座上各人。個個驚疑不定。就是鳳美也不懂。怎麼好好一個鈍三。平白地變了個仲達。只有敏達聽了。心裏想要破這個疑團。忽然想起士馬親供。說是當夜棄屍點士河的。早就有了主意。翻身出去打聽去了。這裡醫生已

出了此等奇事你看他只在醫學上研究不似迷信鬼神遇着奇異之事一切付諸鬼神命運此文明進退之所由耶嗚呼可以省矣

半年也過了還說是昨天真是好笑

經用德律風把這件事告訴了幾家有名的大醫院。與及自己的幾個同學朋友。大家都趕了來。一來看新聞。二來研究這個新發見的奇病。大家議論紛紛。只有鳳美坐立不安。幾次行近床前去叫。等了好半天。仲達醒了。鳳美就走近床前。同他握手相見。口中說不出話來。那眼中的眼淚。却落個不了。仲達大驚道。小姐怎麼也在這裡。可是做夢麼。鳳美道。郎君妾也疑是做夢呢。可不是做夢。這裡是醫院呢。今日再見郎君。真是夢想不到。但郎君何以變了個鈍三。把面目變的一些也不認得。郎君做鈍三的時候。可真是。不認得妾麼。仲達茫無頭緒。道。奇了。我。真是在這裡做夢。小姐說的話。我一些也不懂呀。我單記得昨天別過小姐。到了倫敦。先到上環大街去訪蘇士馬。他留我吃飯。我要他試催眠術。他就叫我拿著兩個電線頭。試演起來。我就不知怎樣睡着了。以後便不知道了。到了今天醒了。誰知睡在醫院裡。他們却又說我是個瘋子。鳳美驚疑不定道。郎君便忘了鈍三的事。可看看這身衣服。是郎君穿的麼。仲達低頭一



伍子胥一夜  
可以白了鬚  
你自然也可  
以一夜長了  
鬚可發一笑

千古奇話

竟似西遊記  
之變法

看○猛○然○又○覺○得○嘴○上○有○了○鬚○子○不○覺○大○聲○道○奇○極○了○怎○麼○我○一○夜○工○夫○變○了○這  
樣○快○拿○鏡○子○來○一○面○說○一○面○站○起○來○走○到○穿○衣○鏡○前○面○一○照○道○咦○！○真○是○奇○事  
了○小○姐○你○快○把○前○後○的○事○告○訴○了○我○罷○我○這○會○可○要○塗○糊○死○我○了○鳳○美○就○把○在  
韶○安○送○別○那○一○天○的○事○說○起○一○直○說○到○今○天○敏○達○叫○他○來○醫○院○認○病○人○止○中○間  
凡○是○自○己○親○歷○的○事○都○底○底○細○細○的○說○了○一○遍○鳳○美○說○到○自○己○幾○次○落○難○時○仲  
達○也○落○淚○不○止○旁○邊○聽○他○說○的○人○一○個○個○都○寧○心○屏○息○的○猶○如○聽○演○說○一○般○聽  
他○說○完○了○沒○有○一○個○不○感○慨○太○息○仲○達○還○不○明○白○道○這○麼○說○起○來○此○刻○這○個○我  
明○明○是○鈍○三○變○的○了○從○前○那○個○我○又○到○那○裡○去○了○呢○鳳○美○聽○了○也○糊○塗○的○了○不  
得○只○是○敏○達○笑○容○滿○面○的○帶○着○一○個○醫○生○打○扮○的○人○走○進○來○指○着○仲○達○道○這○位  
就○是○鈍○三○變○的○喜○先○生○那○醫○生○仔○細○看○了○道○若○是○說○破○了○却○是○有○點○像○不○過○現  
在○把○歪○的○挪○正○了○罷○了○把○仲○達○看○的○不○好○意○思○起○來○不○覺○臉○上○帶○了○點○怒○色○敏  
達○道○喜○先○生○不○要○怪○我○剛○纔○出○去○打○聽○喜○先○生○的○踪○跡○遇○了○這○位○先○生○他○是○曾

自己之事反  
要別人打聽  
真是奇絕千  
古

甄敏達是真  
敏達

經救過先生的。所以要來看看。仲達道。你起先就看見我在這裡的。又到那裡去。打聽我的踪跡。敏達道。我因為好端端的一個鈍三變了個喜先生。這件事太覺奇怪。未免駭人耳目。將來人家說起來。都說先生是一個甚麼鈍三變的。有甚麼好聽呢。所以我要替先生打聽出這個原故來。仲達正在糊塗。這件事聽說忙問道。打聽着沒有呢。敏達道。打聽着了。我因為聽過蘇士馬的親供。說是當三月二十夜裡。弄殺喜先生。投屍點士河。我想點士河下游。有一個惠濟醫院。又指着帶來的那個醫生道。這位先生就是惠濟醫院裡的。我就走到惠濟醫院裡。求他們代我檢查。三月二十一日。的日記。看有甚麼落水人來求救。沒有。誰知翻開來一看。頭一個就是落水求救的。而且注明是這位先生醫治的。我就求見了這位先生。請問他記得這落水人的相貌不記得。先生說道。若是別的病人。早就忘懷了。因為這個人很奇怪。所以至今未忘。他是點士河邊居民撈起的。肚子裡並沒有水。明明是個死後落水的了。因為胸前還有一點

煖氣。所以送到醫院裡來。用聽脈筒聽他。好像是腦子倒了過來光景。百般醫治。雖然活過來。却是呆笨非常。問他姓名居址不知道。問他有父母沒有。他也不曉得。問他幾歲。他也不記得。因為看他呆得可憐。荐他到肥皂廠裡做個粗工。做了不多幾天。他又病了出來。却又不到醫院裡。不知那裡去了。後來聽見他有了名字了。叫做甚麼鈍三。在那裡賣新聞紙呢。以後的事。便不知了。這一番話就是這位先生說的。可見得鈍三的身子。還是喜先生從前的身子。不過偶然變笨了。此刻還了原罷了。至於怎麼着會變了。又怎麼着會變回來。這是醫生的事了。我們做偵探的。探不到人家腦子裡去。阿寶接着道。不錯了。那天我在街上。看見一個病人。睡在地下。怪可憐的。因叫我兒子阿四。扶了到家去。同他調治。問他是甚麼病。他也不知道。只叫難過。後來細細的體察他。誰知他並不是病。是餓壞了。可憐他笨的吃飯也要人招呼。沒有人招呼他。連吃都不知道吃的。在工廠裏做工。放了工時。各人走各人的。誰還顧誰。他也不知餓了

破除迷信不  
少

幾天。餓到這麼模樣。後來慢慢的給他飯吃。他就好了。也是問他姓名年紀。都不知的。因爲他生得比我們阿四蒼老些。想來是他年紀大。就叫他阿三。這鈍三兩個字。是人家爲他生得鈍。叫出來的。後來賣了新聞紙。慢慢的靈動點了。纔有在花水橋救林小姐的事。大眾聽了。這纔恍然明白。當下衆醫生大眾研究這件事。都說是仲達當日因爲觸了電氣。翻轉了腦子。所以失了記憶力。後來再觸電氣。腦子又翻了回來。所以記憶力也回過來了。甚至於鳳美被士馬迷了時。被鈍三拿着手。一陣哭醒了。也不是甚麼正氣邪氣之說。也是觸了鈍三身上的電氣之故。那士馬双手執着人家肩膀。瞪眼看着。能叫人家悶倒。這也是他不知用甚法子。藏了電氣在自己身上。能運動得到別人身上的法子。並不是甚麼魔術。只等他那所著的催眠術出了版。大家就好研究了。議論一番。各人散去。仲達在醫院養了十幾天病。精神復原了。因爲他被士馬拿去了的資財。當日判斷士馬罪案時。仲達沒有親人。鳳美又是個未婚妻。不便領取。

鈍三時代之  
忠厚熱誠當  
仍是仲達之  
根底

暫時先入官存庫。此時仲達本人出來了。就去領了回來。又到禮拜堂取了允許狀。即日同鳳美結婚。這一段美滿因緣。在千辛萬苦裡頭失而復得的那一種悲喜交集。自不必說。仲達又拿出三千銀子給阿寶。報他救命之恩。鳳美也把演戲賺來的錢。分作兩份。一份給了龍馬。一份給了阿寶。二人歡喜多謝的話。也不細表。仲達又想起士馬並不是有心故殺自己。不過是誤傷。此刻害得他一命。嗚呼。十分不忍。又恐怕鳳美恨士馬的餘怒未息。因此瞞了鳳美。悄悄的拿一千銀子。週濟了王氏。然後同鳳美到韶安去。給阿卷盤桓話舊。鳳美把前後經歷的情節。詳詳細細的寫了一封信。寄給他父親。求他父親恕罪。後來得了個回電。說一切事都不怪。只有掛念得狠。幾次因念女生病。務必即日同女壻同來云云。於是夫妻兩口。別了阿卷。回印度去。至於回印度之後之事。乃是仲達鳳美一生的歷史。與這催眠術的故事不相干涉。我也不去記他了。這一部催眠術小說。就此告終了。

## 總評

人之有情。稟諸先天。與此身相存亡者也。無論爲忠孝節義。爲姦淫邪盜。莫不根之於情。其所以分善惡之途者。特邪正之用不同耳。觀於鳳美。初不過眷戀仲達之一點私情耳。然觀其暗隨情人。遠度重洋時。何等冒險。韶安相遇時。何等委婉。相失思念時。何等悲苦。放鎗復仇時。何等激烈。一弱女子耳。而演出如許活劇。故此書雖是寫情小說。而較諸徒寫淫啼浪哭者。又自不同。

此書以寫情論。則鳳美仲達敏達是傀儡。士馬是牽動傀儡之線索。自餘諸人。是看傀儡戲者。以催眠術論。士馬是藥。仲達鳳美是試藥表。自餘諸人。是觀演技者。

## 附記

此書原譯。僅得六回。且是文言。茲剖爲二十四回。改用俗話。冀免繙譯痕跡。

原書人名地名。皆係以和文諧西音。經譯者一律改過。凡人名皆改爲中國習見之人名字眼。地名皆借用中國地名。俾讀者可省腦力。以免艱於記憶之苦。好在小說重關目。不重名詞也。

書中間有議論諧諷等。均爲衍義者插入。爲原譯所無。衍義者擬借此以助閱者之興味。勿譏爲蛇足也。

(完)



偵探  
小說



法國鮑福原著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第十九回 入劇場改頭換面 呈雜技萃精會神

且說。陳家鼐本來想靠在阿林身上。打探些麥而高的消息。所以極欲同他細談一回。誰知幾句說話。已經觸動了他的疑忌。就此起身要走。心裏覺得好不自在。然而仔細一想。這種人。他既已存心防我。即使與他多談。亦萬萬不能得他的實情。追問急了。反要起他的疑心。倒不如由他先去。我再跟踪而往。到了戲場。再作道理。豈不更妙。主意已定。也就由他自去。並不挽留。又念他的妻子。我已同他相識。明日相見之後。如果問他一切情形。他的男子既然和他恩斷義絕。諒他也不致再代他隱瞞。閉口不言的了。陳家鼐想到這裡。心上很自寬慰不提。且說。阿林把帽子整一整好。翻身就走。也不再和陳家鼐告別。因為陳



是粗莽人舉動。他這種行爲其實與他人並無壞處。不過愈顯他的下流行徑罷了。是熱心人舉動。所謂乖人不喫眼前虧。

可見偵探之術無他亦在於隨處留心而已。

家鼐提起麥而高。觸了他的心。所以早已不在他的眼裏了。那位少年雕刻師。却又偏偏要同他親近。不肯放鬆。緊緊的尾隨了去。因爲恐怕那婦人萬一沒有去遠。被他撞見了。打將起來。若使有我在場。就可打他一個抱不平。免使那可憐弱婦。喫他的虧。及至出來之後。不見影踪。就知那婦人已自回去。並沒有在此候他。那婦人還算是個見機乖覺的人。阿林也沒有往別處去攔。一路逕往愛利戲園而來。原來這戲園。離鮑別崇酒館本是不遠。所以不多一會。已自到了。而且親見阿林一直進去。家鼐却並未隨之而入。但在街上往來閒步。想把主意立一立定。再定行止。原來家鼐這天。自從出了相館之後。運氣很巧。接二連三的。碰着了許多機會。得了許多消息。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兩益當舖裡。遇見顧蘭如。在鮑別崇酒館裏。遇見麥而高的舊黨。在當舖門口。拾着一只金戒指。現在一寸心中。轉轉不息的思來想去。都是這幾件事情。一時之間。想不上一個好主意來。至於那只戒指。他因爲放在相館抽屜裏。恐怕不妥。所

以一直帶在身邊。出館之後。竟帶在自己小指頭上。鮑別崇見他忽然有了這麼一件東西。已經當面問過他。他把假話敷衍過去了。如今打算到跳舞會去。好得那葛蘭德也要到的。要是那個古怪女人。麥而高的妻子。今天晚上。果真要在那邊出現。我們少不得要留心偵探他一番。還要想個法子。同他勾搭說幾句話。藉此也可刺探他的口氣。然而法子雖好。却有一層難處。因為那些舊時的同黨。既經他號召而來。各歸舊職。這個灣鼻子的阿林。自然也在其內。此人與我在鮑別崇店裏遇見過。我們大家都瞧不起他。回來在跳舞會見了。不必說我還是看不起他。就是他也不是獸子。豈有不告訴麥而高。叫他不要理睬我之理。這麼一來。我們要想和他講話一節。是再也不能的了。

陳家靠心上。方在躊躇憂慮。惟恐設施無效。忽然抬頭一望。不覺計上心來。你道他有什麼妙計。原來他一路行來。看見了一家小小衣莊。乃是一個老年婦人所開的。他這裏從來不賣新衣。都是收的舊貨。任人揀選。有貪便宜貨的。往

往到他這裡來交易。陳家鼐也是這裡一個老主顧了。因為不但買他的價錢便宜。就是買不起的。他還可以租給你穿呢。當下陳家鼐見他玻璃窗裏掛了好些衣服。不覺觸動了心事。心下想道。我何不到他這裡改扮一番。好得這位李婆婆。和鮑別崇一樣。最愛和我們工藝家要好。我更同他本來相熟。斷無不相信我的。他這裡衣服很多。可以由我揀選。那時我把衣服一換。再把面貌畧畧改變。不要說是阿林。恐怕任什麼人。都要認不出我來了。主意已定。就踏進門去。同那婦人招呼。且說李婆婆。乃是一個壯健老婦。爲人和氣非常。一見家鼐此時進來。業已猜得他的心事。因說道。「你今兒晚上。莫非又要往那裡去作樂嗎。你需用怎麼樣的衣服呀？」家鼐道。「你有什麼好衣服。請你給我瞧瞧。你知道我是不歡喜穿軍士服色的。今兒最好有什麼古怪些的衣服。給我。在這裡穿了就走。」那是最便的事情。你請到後面去穿就是了。你喜歡穿什麼。儘你自己去選。褂子、靴子、領子、帶子、帽子、褲子、件件都有。不用說是我們歐

不知可有紅  
頂花翎朝珠  
補服

洲衣服。就是日本衣服。中國衣服。也都有在內。我們是素來相識的老主顧。你獨自一個進去揀罷。恕我不奉陪了。你愛甚麼。穿甚麼就是。」家鼐道：「很好。請你把門關了。待我一個人打扮起來。脫下來的舊衣服。請你代我收下。明天早晨來取。至於這筆租金。我們等三五天再算罷。」那麼說來。你今兒要去幹的。並不是什麼好買賣了。」本來是一件不相干的事情。我也不想在這裏邊撈好處。但是我現在。除幹正經外。私底下又和一個屠戶做小貨。很弄幾個錢。儘我自己使。而且此刻。即使我要預支一個半個月的工錢。我們那位瑞福老師。也無有不答應的。所以請你儘管放心。不至於久逋你的。我現在口袋裡。確還有一個五法郎的金圓。但是既要赴戲園裡去。必得要購入場券的。又或遇見了女朋友。更湏請他們喝一杯酒兒水兒。所以祇得請你欠給我幾天了。此刻我要進去裝扮了。請你把門關了罷。」李婆婆答應了。退出來仍到店堂裡。等候了約莫有二十分鐘工夫。陳家鼐已經打扮好了。走將出來。一看已把模樣

阿林如此可也安分之陳家肅亦復如此足見彼國風之異想是借來係行者的直裰可發一笑不知較京班戲中單雄信之面如何一笑做了鬼臉還要行禮麼

兒都改變了。不知道裝成一個什麼樣子。令人一見了就要發笑的。身上穿了一件花緞的緊身。前後都用花繩結束得緊緊兒的。下身大小腿上。都用軟皮裹緊。好像軍人的打腿布一般。足下穿了美洲印度種着的嵌花鞋子。肩上圍着一塊虎皮。好似披肩一般。臉上更用顏色開了一個花臉。額角是藍的。下頰是紅的。兩頤是紅、白、藍三色相間的。這種神氣。真是一見了就要發笑的。那裡還認得出他是那一個來。李婆婆見了。幾乎把肚子都笑痛了。虧得他自己倒還忍得住。走過來。恭恭敬敬和李婆婆握手告辭。一開門。就往大街上去了。家薰一逕來到愛利戲園門口。只見電光澄徹。內外通明。幾同白晝。門外車馬喧闐。如龍如水。兩旁站立之人。色色俱有。如管門、接客、侍者之外。尚有一般貧漢。專在此處找拾雪茄烟頭。藉覓微利。(西人戲園中不准吸烟故來者往往丟之於門外)而流氓等人。尤專在此處遇事生風。以故格外熱鬧。擁擠不堪。閒話休提。且說這位自來學生。本是一個勇壯之人。身材亦復高大。當時兩臂撐在胸前。向人叢中直衝進去。

居然被他撐開一條路來。到了門口。照例購票進去不提。且說法國此種大戲園中。除中間大廳、樓中廂房之外。兩旁前後。還有許多分室。以爲來客用點吸煙。並喝酒、喝水、飲咖啡之用。男女借作約會談笑。尤莫妙於此。當時陳家鼐入得廳來。只有葛蘭德一個。是他相識。此時。他已穿了號衣。同他同事高利書。並立門前。家鼐遂有意和他們對面而立。又故意的對着他。努眉閃眼的。做鬼臉。要試試他。看得出是我否。高利書見了。就喝他走開。葛蘭德却笑而不言。如此看去。只怕他已經認出了。當下陳家鼐就走了開去。一轉身間。一眼就瞥見一個人。頭上戴一只高帽子的。倚在一根庭柱上。目不轉睛的。望着門外。家鼐就心知他是在那裡候他同黨的。因自念道。我來得剛在時候上。好歹他的同黨來了。我也可以看個分明。其時臺上所演的一齣。剛巧完結進場。忽見那邊牌上。又掛出一齣。乃是四人對舞。家鼐見了。心中喜道。這是我的好機會來了。但是還得先去找個對手。須要工力悉敵纔好。原來他所謂對手者。就是少年女

子了。此種少女。呼姨挈妹。非親即隣。成羣結隊而來的。也不知凡幾。內中也有正經靠着工藝度日的。女孩兒們。多是些小家碧玉。手頭沒有錢。不能到什麼大地方去逛。生長在自由國中。繁華世界。又不肯像中國女子。枯坐家中。甘守寂寞。就由父母挈了。到戲園裏來。自相尋樂。大約兩旁邊廂之中。成羣列坐的。多是此輩。衣裳大抵半新不舊。無甚華麗者。且有並此亦不可得。而假自姑嫂者。亦不暇代他們一個個的算清帳了。且說當時陳家鼐。選中了一位稍長的女子。明眸皓齒。出落得別樣風流。因為方才演畢的一齣戲中。也曾親見他跳舞得十分精神。無懈可擊。又好像從前在別處跳舞會中見過的。原來家鼐往常祇要手裏有了五六枚法郎。他就往會場裏跑的。如今這位女子。今宵剛正穿了一套新裁的衣服。本想顯弄顯弄。所以家鼐請他作對同舞。他就滿口應承。此是法國的風俗如此。並無生熟男女的界限。要在中國。是萬萬做不到的。而且他不但自己應允了。還願意再去找這麼一對。串成一齣呢。當時他回過臉

去。就瞧見了這位戴高帽子的人兒。一看倒是認識的。所以就嬌聲嚶嚶喚他道。阿林來！咱們一塊兒串這一齣罷。誰知這阿林竟搖搖頭。走往大門那邊去了。這女子因就說道。那有什麼希罕。你去你的。難道沒有了你。咱們就跳不成嗎。

不多一回。樂聲大作。幕簾啓處。脚色登場。兩班的人。就此作對對舞。那陳家鼐尤欲顯其所長。故事事占奪先籌。不肯落後。故此同他搭黨的人。亦格外拿出十二分精神來。一時棋逢敵手。旗鼓相當。忽如穿花峽蝶。或似點水蜻蜓。令人眼光繚亂。目不暇給。居然博得拍手喝彩之聲。恍如春雷一般。八面而起。還贏得一般專精此業的名優技師。亦圍繞以觀。密若堵牆。各人口中。亦嘖嘖稱羨不絕。這最是難得的事。一面陳家鼐耳中。聞得有人明明言道。一這必是麥而高的原班人馬召回來了。一家鼐聽了。正在那裡疑心。忽然之間。人聲嘈雜。勢如潮湧。只見人叢中。那戴高帽的灣鼻子阿林。引了五六个奇奇怪怪的人。面

偏是他聽得  
清楚足見留  
心



不知較蚩蜡  
廟四杰村等  
戲出場如何

你不去親近  
他他必然要  
來親近你的

上都有面具的。一路挨得進來。扮的樣子。各各不同。有扮漁婆的。有扮看護婦的。有作士而其裝束的。有作軍人裝束的。內中有一個婦人。扮的是西班牙美女。最爲華麗。衣裳首飾。金珠寶石。如果眞的。足足可以值到萬金。惟是面上籠了黑紗。令人不能見其廬山眞面。所以家鷄心裡。格外疑惑。以爲不要此人。就是麥而高家的。要想親近上去。却又不敢。恐怕被他認了出來。反而不好意思。仔細一想。我今宵如此打扮。他也斷乎認不出來。好得他到師父那裡來的時候。我不甚同他見面。但是顧蘭如。是否即是麥而高。麥而高。是否即是這個美女。是一是二。是二是三。令人實難捉摸。然而他要眞是顧蘭如。我所拾的那只戒指。他必然認識無疑。我今戴在手上。使他見了。必要問我的家鷄一面心裡。糊思亂想。一面手脚格外用力。拿出十二分本事出來。意思要使他留心觀看。或者可以見我這只戒指。到了後來。忽然別翻花樣。把個身體倒轉來。就用兩手撐在臺上。居然亦能往來行走。好像中國戲園裡扮的鼓上蚤時遷一般。其

有如中國江  
湖賣藝者流

可稱一時  
艷福

時那班新來的人也都上臺。各獻所長。但見那個漁婆。把他手裏那只漁籃。高高往上一踢。踢入空中。迨其落下之時。乃以右肩承之。那個扮看護婦的。却往來疾行。連踢飛脚。脚脚俱能足過其首。手足輕靈。異常活潑。其餘諸人。亦各有所長。花樣甚多。原來這愛利戲園的規矩。本甚自由。凡有一技之長者。無不可以登臺自獻。此時這位陳家鼐心裏。忒忒覷覷。無非要想把他那只戒指。使那婦人看見。誰知這麼小小一樣東西。又並沒有金剛鑽鑲嵌的。除非放到他眼上。請教怎能使人瞧見。這等妄想。豈不可笑。後來轉了幾個圈子。忽然見有一雙絕細、雪白、粉嫩的、纖纖玉手。伸將過來。家鼐乘勢把自己的搭黨。推過一邊。接了這雙玉手。二人竭力的狂跳。這婦人。一則裝飾華麗。二則跳舞活潑。遂使拍手喝彩之聲。不絕於耳。內中彷彿還有人高呼「麥而高萬歲！」陳家鼐暗暗稱奇。便格外留神起來。不知到底是否麥而高。且聽下回分說。

（按此回中所譯。若陳家鼐諸人之裝束奇離。閱者驟覩之。當未有不以

爲怪者。不知彼國風俗固爾爾也。歐洲各國戲園。富麗宏壯。法國爲最。其造法雖各各不同。然結構大抵與上海張園安壇第彷彿。不過巨麗過之。自入門以後。除樓上、兩旁包廂之中。皆爲貴家婦女。憑欄閒眺之所外。（大半與男子並坐）其中庭之中。男女雜踏。十百成羣。奇形怪狀。不可究詰。此輩其實並非優伶。大抵皆聽戲之人。有意裝成怪樣。博人一噱。亦有藉此乘間勾搭婦女者。蓋入其中者。相遇之下。即可牽手狂跳。以爲笑樂。而跳戲之名。諒亦由是而得焉。）

右爲譯者自註。觀於此。足見所謂文明國、自由國、之風俗矣。今之心醉崇拜自由者。得毋亦以此故乎。或曰。若腦筋中。舊習未剷除。故以爲異。而不滿之耳。誠然。則吾不敢辭。（餅麩主人）

## 黃繡球

頤瑣述  
二我評

第十一回 兩番行期真情始露 一個陣勢奸計又來

如此聯絡出  
來絕無鍼線  
之痕

話說黃繡球的兄弟復華。當日在船上看守。傍晚時分。不見畢太太上船。知是畢太太湏吃過晚飯。然後動身。就將行李各物。重新打點一回。以待關掩艙門。忽然覺得少去了一件東西。想着臨上船時。檢的清清楚楚。怎樣會少。爲此囑咐船家。他又上岸來。向畢太太查問。這裏畢太太正疑黃繡球問及於他。眼圈兒上紅紅的。像有難言之隱。故不以復華所言在意。却瞅定了黃繡球身上。看黃繡球見了復華。一時更楞住了說不出話。復華站了一會。畢太太這纔對他講道。那一件東西。不是上半年我已揀出。留給在此地了嗎。你倒忘記得快。快回船去。我在此吃過晚飯。也就上船。趁着潮水便可開船的。復華答應了笑道。原說上半年發行行李時。還看見怎樣就記不起呢。畢太太指與黃繡球說。此人老老實實。不傻不乖。在外洋也賺得幾個錢。到我處又攢了些。我帶他回南。想

此句幹補得  
精細簡潔又  
極合情理

要替他安頓一樁事業。却還沒有工夫。盤問他的底細。妹妹如何忽然說起來。黃繡球道。說也話長。可惜匆匆的姊姊就要動身。他原是我的房分兄弟呀。畢太太聽了。好生詫異。道。如此妹妹何不早爲說明。那順仔又像似不認識妹妹的。怎樣他既到了自己家鄉。也並不與我說過一句。這很奇了。黃繡球反笑嬉嬉的。欲言不言。只見張先生的家眷們。走進來。問你們在此講些什麼。畢太太道。好呀。諸位可曉得黃妹妹講出一件奇事來了。便將方纔的話。告訴大家。大家都逼着問黃繡球的究竟。黃繡球備細的說其原委。正說着。張先生與黃通理。已一同回來。道。今晚是戌時。長潮。該料理晚餐。請畢太太。好早些登舟。我兩人已打定主意。諸事等畢太太回頭。從長議辦。畢太太喊住了張先生。說今日我不能開船。你來聽聽我黃妹妹的事情。黃通理只當又有什麼議論。跟着張先生上前。只見黃繡球如此如此的談法。說怎樣就講到這個。不怕畢大嫂子笑話。我那房分舅爺。自從他老子帶他出了門。就沒有得過信息。他原沒

此層於文應  
有於義應補

有近支。沒有親戚。此番聽他自己說。吃過苦。倒還積得幾個錢。或者畢大嫂子提拔他點。給他做個生意買賣。張先生一班人。都說這真是有緣千里來相見。可可兒的他碰着了畢太太。畢太太可可兒的帶他回了家。遇見自己的姊妹。既這麼講明了。自然要請他上來。大家叙個親誼。通理先生。同繡球小姐。一時不便與畢太太說穿。也還罷了。不該連我們都瞞着。使我們失禮。黃繡球把這兩句話問住。甚是慙媿。却不知黃繡球。他心中是橫着他那兄弟。做了人奴。有多少說不出的委曲。要留待日後幹旋。如今也只先想與畢太太說明。不提防大家都曉得了。當時着實的躊躇。畢太太便對大家言道。理應快請上來。就煩通理先生去走一箇。另外雇個人去看船。或是仍將行李發上來。張先生便打發一個長工。同黃通理去至船上。與復華述明原故。不多一刻。果然連人帶物。一齊登岸。算給了兩天船錢。大家叙過了禮節稱呼。畢太太道。在外洋廣東時候。他原只稱我爲畢先生。我只叫他名字。如今我也稱他爲唐先生。黃繡球接着

道。他本名復華。並不姓唐。只唐順仔是外洋人替他造的。聞說外洋人多稱中國人爲唐人。仔者又是極賤之稱。這個名字的意思。就道是唐人。中順了他的。賤人。你道惡毒不惡毒。可耻不可耻。復華。你既得了這番造化。從此要拿這三字做箇記念。發奮爲雄。掙扎起一個人來。也不枉畢太太的恩義。我那叔父客死異鄉。嬌娘的靈柩。還厝在村上。待我明日回去。做一桌菜。你也去祭告一番。當晚黃通理夫婦。辭了張先生家回來。一宿無話。次日是復華先至黃通理處。隨後張先生的妻子。與畢太太也同了來。兩人都是初次登堂。不免張羅些客套。畢太太見了黃通理的兩個兒子。生得極好。小的尤覺眉宇軒昂。拉住了手。問他兩個的名字。黃通理道。大的乳名叫鐘兒。小的乳名叫權兒。我就把他們的學名。起做黃鐘。黃權。這大的雖也乖角。只是沒有悟心。知識平平。不及他兄弟有些見解。同那鐘一樣。要時常敲着些。警覺他。只怕還是個木鐘。敲不響呢。畢太太道。倒底年紀還小。教小兒的法子。只要趁他知覺既開。隨事觸發。就那

黃通理兩兒之名至此叙出脉絡靈通總不使支支節節而爲之語與全書有關會

淺近容易。極有興味的。湊合他的知識。逐引牖。引到各種科學上。自然見功。黃繡球道。我前次夢中。還有人授我一本書。說是地理教授法。也同通理講過。說得很好。這地理教授。豈不就很難嗎。畢太太道。地理所該甚廣。凡天然界人事界的各項學術。譬如天文、動植、礦務、農田、人民、財產、政治、制度。無一不從地理上發生。因爲人不能離地球而立。地理即在地球範圍之中。譬如我們住在這村上。這村上的氣候形勢。以及民情物產。怎樣與他處不同。他處的又怎樣與各處不同。一處一處的合攏來。考究比較。看是何處優。何處劣。劣的必須想出法子。求占優的位置。優的也必須格外上進。防的墮入劣點。這就各種學問。都由此而出。所以總可歸之地理科。不但單講山川土地的。說起此事。我想起一個笑話來。我家有個伯叔輩。在安徽作客。說那年初奉。上諭開辦學堂。安慶府是省會地方。就先開了一個。一日子有個洋人游歷過境。拜會地方官。談到這學堂的事。那洋人精通官話。便問貴學堂內。可有地理學沒有。這地方官的知

以東爲提即  
以取爲發善  
於展拓真覺  
隨手拈來都  
成妙諦



却有多少甘  
認屬員之教  
習甘充僕隸  
之學生可歎  
也  
此近事已見  
日報者

府是八旂籍貫。還不曾回答。那知縣却是榜下翰林。選了缺。新調首縣。向來聲名赫赫。就搶前回那洋人道。我們中國。只有做風水先生的。講究地理。又謂之堪輿。那種事是極其渺茫。怎麼學堂裏好教與學生。那洋人聽了。半天不則聲。這知縣等洋人去後。還對那知府說道。洋人曉得什麼。不是卑職駁斥了他。大人就被他問住了。那知府連連稱贊說。畢竟老兄能辦洋務。這知縣也得意洋洋。甚爲高興。你看一位翰林。做了地方官。弄出這種話。嚮來黃通理道。所以辦學堂。一定不能要官府舉辦的。越是翰林進士的官。越不能辦。他拿他翰林進士的腐敗意見。布置點局面。立出點章程。無不可笑。那捐班的。又只當學堂。受他管轄。把教習看作屬員。把學生看作僕隸。新近聽得蘇州元和縣屬的學堂內。派了差人地保。去查看情形。差人地保得了此種號令。不敢公然在城內的學堂。作威作福。却到四處鄉下。揀那教蒙童的村館。挨家逐戶去說。現奉縣主大老爺。查考學規。同學生人數。一律要送入城內學堂。如怕去的。就每一個村館。

自有村塾以來第一次經着之事蓋亦中國所行新法之一端

小地方必定是差人地保可以到學堂察課不但勒捐矣  
順勢而下最得事理

迴映第一回

要按着所收學生多少。按月繳捐。莫如送我們茶錢若干。就好替你們少報些。那班村館先生。一年到頭。一家數口。都靠着做猢猻王過活。那裏禁得起捐。不捐就學生少了。坐不成館。故此一聞此說。你送五百文的也有。他送一千錢的也有。四下一走。倒弄了好幾百吊。此風一開。你看將來漸漸的。也要在城裏發作。而且我說的這件事。是在蘇州省會出現。你說那笑話。是安徽省會的實在新聞。這三江省會地方。官辦學堂。尚有這些事端。邊省偏隅。以及那小縣分。笑話奇談。更多着呢。倒覺得有了學堂名目。反不如從前書院乾淨。所以我想辦個家塾。先立定基礎。也是一個道理。畢太太道。是極是極。隨即走到黃通理的後面。一帶房屋。察看一回。看是三間兩廂。尚為寬濶。面前一個院落。也大大的。院子西面。還有一棵大柏樹。只是房子的牆。有些鬆動。窓壁也不很堅整。西廂房。連着正屋的後進。尤其駁落。便說。這屋子收拾起來。却不容易。把牆要另起兩垛。板壁門牕。一齊換新。靠西廂房。只好留出一尺。再築一垛複牆。可就與正

趁勢又安頓  
了復華

張先生自此  
照常辦公此  
句亦非閒着

卸下來即團  
上去如遊九  
疑匡廬使人  
不覺其自在  
山中

屋不致大碍。上面的椽子。通過那邊。雖有點傾欹。似乎還不要緊。照此花上二三百弔錢。做一兩個月工。也就成個樣子。復華他無事。就叫他敲鼓些。頂好再把這一片地。修得平坦潔淨。還可做個小小體操場。說着。大家又走至前面屋子。叙談多時。盤桓了一日之長。並將復華留住。在黃通理家。叫他將自己的行李搬過來。畢太太是仍回張先生處不題。且說畢太太爲着復華的事。暫時耽擱。歇了兩三天。原料理雇船動身。另帶了個老婆子去。將些笨重物件。寄放下來。張先生也自此照常進署辦公。這時候。趕鄉試的人。也已去了大半。只有黃禍。因錄遺沒有錄上。他竟不等補取。大大方方的去而復回。對着人講。我本荒疏已極。那個想中這榜。什子舉人。不過爲了幾塊洋錢。賓興費。連我那本家通理先生的。領到手。也不在少處。這日齊巧。畢太太上船。張家黃家兩面的人。都送行出來。被黃禍碰見。衆人正在船岸邊。與畢太太作別。黃繡球叮囑道。兩三個月內。等你快來。大家好早點辦事。我那房子。即日動起工來。其時黃昏之際。

黃禍聽上去。覺得聲音很熟。一看果是黃通理黃繡球張先生一班人。甚爲疑異。又聽見什麼辦事動工的話。莫明其妙。也不理會。就將身子閃開。躲了過去。一連幾日。纔走到黃通理家說。你看我要中場外舉人了。黃通理便問。爲何你却不去下場。就是有科舉的。也該去得了。黃禍又笑道。你還打取我。不曉得我原是監生大老爺嗎。黃通理道。這個想必咨文沒有辦得及。黃禍又說。辦咨文是件什麼難事。衙門裏幾位書辦。那個不與我交好。這些至容且易的事情。怎樣會來不及。我是大老官脾胃。去了錄遺。錄遺之後。就跑回來。不瞞你說。剪直的錄遺沒有取。那個再愛去等他補出來呢。我說要中場外舉人。不是講文章。是講我已經成了仙了。便將那晚碰見聽見的事情。說出道。我人還沒有到家。就曉得你們的事。這樣靈機先知。怕不算個仙家。要在場外送進一篇仙家文章去。怕不中出舉人來。黃通理道。這些我與張先生已議了好久。想必你並不會去錄遺。在外聽見的。你既說是成了仙。你可知道我們那日送行的是誰呢。

又從張先生  
生法雖是作  
者之狡獪却  
是事理所有

黃禍倒底得  
了錢不好怪  
黃通理也是  
良心不昧

口角神情栩栩  
欲活

黃禍道。這原是戲談。我且問你。你們說辦事動工。可是造房子開學堂。黃繡球見他糾纏可厭。黃通理說的話。不能開發他。便道。你大伯子。何苦要釘着問我們的事。前回我們孝敬你那一注錢。儘可自家去設法些。捐到官府裏。辦學堂也好。辦警察也好。總可圖得個保舉。眼前又放着舉人解元。不去搶。這是什麼原故呢。黃禍被這兩句話。說得無趣。搭越着辭了出來。心下想道。他們鬼鬼崇崇做事。偏要相信張先生。拿我自家人。不當心腹。我雖然用過他們幾百吊錢。却是替他們出力不小。這也不去怪他。獨怪那張開化。不過是個刑房書辦。在官人役。就拿地方上的公事。在外面招搖攬權。那開學堂的事。全然不與刑房相干。倒把他應辦的警察。不加緊的送稿請示。狡滑已極。再講那辦學堂的事。地方上也很有大紳士。可以出面。如王侍郎。李太史。同做過浙江道台的那位陳觀察。都是兩榜高才。一鄉師表。還有些京外仕宦。多可請教的。就算旁人出捐辦事也須先儘這些紳士。怎麼一個書辦與一個不上場面的土財主。也不

兩句亦語有  
激射

如見肺腑

順勢又帶起  
黃福

描畫神情

曾發過榜。也不會做個官。就私下要承辦學堂。這是從來沒有的事。我們村子。雖名為自由。却讓不得他們。這種自由法子。黃通理不過有幾千產業。想必要勾結了張開化。借着學堂裏應外合的。把持起來。好發大財。亨！亨！這個心思念頭。瞞得住別人。怎樣瞞得住我。我也不同你們說破。也給個裏應外合的陣勢。教你們碰碰利害。第一我先進去。把張開化招搖攬事的弊病揭開。革除了他的卯名。然後寫一封信去。告訴我一個朋友。這朋友是廣東候補道。同我們這做過浙江道台的陳觀察世交。請他挽出這陳觀察來。總司其事。我還可在堂內謀幹一個位置。憑着良心。不想弄錢。也有口現成飯吃。我的兒子黃福。今年也十一歲了。趁此也好帶到堂內讀書。通理是不懂事。看他一家人。也替他薦個分教習。我那兒子就請他教着。他萬不能收我的束修。豈不一舉數得。當下黃禍這般說過。笑了一回。又咂嘴咂舌的想了一回。做書的就此照話編出。要知他那話怎樣做法。下文自有交代。

文中或循題布脉，或隨文敘事。發一義，補一筆，皆泯然無迹，自然生情。即如黃禍怪到張先生一節，在決科出案時，便伏了根。至此遙遙透發，豈復有迹可求。此等處非關心細，實乃善於謀篇。

作文不喜平，作演義何莫不然。然使支節太多，便苦頭緒繁重。顧此失彼，呈一漏萬，非脫筭，即斷氣。此則迴巒疊峰，邱壑環生，不露崢嶸之形，而自盡曲折之妙。故書至第十一回，尙未入正文蹊徑，却處處蓄有正文形勢。此豈亂堆石子者所能。

書中或正喻，或夾寫，皆有用意，無冗文，無閒筆。小小安頓一二語，亦自有用處。

第十二回 張先生無端犯姦案 黃繡球忽然信尼姑

話說上回書講到黃禍所說的話，怎樣辦法。在此回交代，看官要知那辦法已在所說之中，自可不必急急。如今且說黃繡球見黃禍搭越着乏味而去，以爲

海上仙舟又被風吹引

峯從何處飛  
來

是撇筆亦是  
補筆總是善  
于以幹旋爲  
波瀾

他不好意思。就丟開了。不料他奸計又生。遷怒到張先生身上。那張先生因病耽閣。將近個把月。纔親自進署辦公。公事就忙碌得很。也無暇再到黃通理家去。不知怎樣外間傳起一件姦情案子。說是衙門裏有個姓張的。霸佔良家婦女。同本夫吃醋打架。本夫是無用的人。鬥不過這姓張的。氣憤無法。幾次三番。要尋死覓活。都被鄉鄰勸了下來。內中有個鄉鄰人家的婆子。在城裏紳士家做乳娘。把這話說到紳士的太太耳朵裏。紳士的太太。又同那老爺說起。那老爺道。這還了得。叫乳娘回去。告訴那婦女的本夫。進張呈子。一面我去拜會官府。說明此事。請官從嚴查辦。替他出氣。那乳娘雖只答應了。却原不在心上。紳士老爺。更是說過也忘記了。正是無巧不成書。這件事又早被黃禍曉得。黃禍連日正要打主意害張先生。只因前回私下得了黃通理那一注錢。沒有同裏頭的門上。有個交代。怕見了門上的面。問起來難以爲情。而且仍舊是張先生的事。顯見得其中有些挾嫌。不甚光盪。所以還沒有下手。忽然刮着這一陣風。



却又無從插身多事。後來那乳娘回家。把他主人紳士老爺的話說出。那婦女的本夫。還只含忍不發。並且所謂霸佔的事。也無確據。所謂霸佔的人。也認不清。不過那婦女實有外遇。那本夫實因曖昧情由。同人鬥過幾次嘴。打過幾回架。鄉隣人等。看本夫並不關心。自然誰又去管他的閒事。只有黃禍。要尋事生非。各處打聽。一日打聽到那乳娘的話。歡喜非常。那乳娘的主人。紳士老爺。不是別人。就是他所說做過浙江道臺的陳觀察。一想陳觀察向來情分相隔。怎樣弄個門路去見他。慇懃他出頭。我那廣東候補道的朋友。信是寫了去了。但只說學堂的事。要等他回信來。去見陳觀察。再談此事。不免太遲。就再追封信到廣東。往返也得個把月。緩不濟急。想了半天。說道有了。這事有關地方風化。可以告訴學老師。請學老師招呼印官。是官的書辦犯法。不怕他不查問。等他發作起來。那時自好運動。誰知跑至老師處。恰值老師送考上省。遇着了一個門斗。便把來意同門斗說了。並問這門斗可知其事。那門斗道。這些事是常常

神來

如見其人如  
聞其聲

有之。也沒有鬧捉姦。鬧人命。怎樣出得出花頭。黃禍道。你不曉得。要是別人。我也那有工夫管這閒事。聽得是衙門裏的刑房張開化幹的。這張開化很不是個東西。在外着實招搖。新近串通了我們一個本家。要借着辦學堂。撞騙錢財。我那本家受他欺朦。已勾結了他。你想我那本家的妻子。纔被他害了。吃過苦頭。你是曉得的。他弄了好幾百弔錢。現在又要弄送我那本家。我氣不過。誰知他本來這般不安分。仗着是衙門裏的書辦。沒人敢動他。所以我一定要碰他一碰。那門斗聽了。不甚招攬。只回報一句。等老師回來再說罷。心下想着。別的事與我無涉。這辦學堂的話。並沒有聽見什麼動靜。因又問黃禍道。你貴本家是誰。可是我們學裏的人。黃禍道。是那開智橋頭的黃通理。方纔同你說。他妻子因爲放小脚。放到女班房裏的。就是他。怎麼還不明白。那門斗道。這位通理先生。是極有道理的。雖已早出了學。若要辦學堂。應該來同老師商量商量。不。至於就同一個書辦。私下共事。這倒要讓我便中去問他一聲。黃禍道。不必不

怕破機關却  
處處自授機  
關於人小人  
行徑往往如  
此

此層在上回  
已伏過一筆  
今又着一筆  
者是爲下文  
起線非複贅  
也

必實在你要問他。也不妨。但切切不要提張開化犯姦的那事。將我的機關戳破。我可不依你的。鬥笑允了。各自走開。那黃禍又怎樣生法。暫擱不題。且說黃通理在家無事。與黃繡球、黃鐘、黃權。夫妻父子們。終日讀書談論。無非研究些新知識。新學問。預備設家整的一切義務。也抽空與張先生往來計議。張先生漸漸的把所積公事掃清。時常同黃通理夫婦。薰陶濡染。那胸襟意識。越發開豁得多。凡有文明的事。都想一一擔任。一日問黃通理道。你那房子也該叫人收拾起來了。黃通理說。已經叫木匠泥匠看過。日內就好動工。內弟復華。他於這建造工程。倒有幾分在行。請他監督着。大約兩個月儘可完工。歇了幾日。水木匠一齊上手。偶然有個木匠。同那學裏的鬥相識。在門前碰見。引進來坐坐。復華正在那裏監工。那鬥也招呼了。問這屋子何以要翻造。復華不知三七二十一。隨口說是造了開學堂。那鬥聽說事果有因。就又問道。這學堂怎麼開在家裏。是這裏房主兒一人開的。還是合夥開的。復華却回道。又不是

黃禍尋學老  
師偏遇着門  
斗鬥見黃  
通理偏遠  
從木匠引入  
迤邐而來總  
無一筆放平

門斗不知張  
先生不知黃  
通理亦不知  
黃禍又不知  
種種事情故  
其語只是如  
此

開店。有什麼合夥不合夥。說時黃繡球走出。那門斗知是女主人。也不迴避。便問通理先生可在。家麼。通理却隨後聽見。道是那一位在此。門斗忙上前相敘。道。本來幾天前頭。就有件事要來請教。一直攔住了。今日碰着這匠人是相識的。纔同了進來。不然。也就過門不入。把要請教的事又忘了。委實這事無甚緊要。不過你老有個本家。那天去訪我們老師。老師送考上省。不在齋中。他對我說。你老要開辦學堂。即指着復華道。方纔聽這位先生講。這房子修造了。就是開學堂的。我只要問問這事。沒有別的。可是容易忘記呢。黃通理問。我那本家是誰。莫非是黃禍嗎。他可說起有什麼張先生。門斗當時一呆。心上想道。他怎樣也就曉得。其實黃通理不過猜着黃禍。講他的事。必然牽涉張先生。並不知黃禍另外有些什麼。此時門斗只當他。連黃禍講張先生的姦情。想要播弄一番的事。也都曉得。便道。你貴本家。正是黃禍。他原專爲那張開化。來尋我們老師。倒衛顧着你老。怕你老上張開化的當。於是照着黃禍的話。畧畧同黃通理

門斗一節不  
過閒插之文  
故叙門斗口  
中之話隨叙  
隨撤

好戴高帽子  
好貪小利之  
人誰不是一  
團茅草

說過。又說這其中我是沒有招攬。他却再三叮囑我，不可戳破他的機關。你老也存在心上。不必去問。黃通理聽了此話猶可。禁不住黃繡球一聽，又怒容可掬道。這黃禍真真可惡。我要尋他來。當面去告訴張先生。問他爲什麼胡說八道。黃通理忙與黃繡球擠了一眼，說這事於我們何干。況且他還有好意。衛顧我們。那門斗却心下起了一疑。以爲黃禍就是播弄張開化。怎麼這黃奶奶。這樣抱不平。黃先生倒像幫着他。可見黃禍說。黃通理受了張開化的牢籠。互相勾結。這句話是不假了。總而言之。於我更是無干。不過要開學堂。應該通知我們老師一聲的。那門斗如此想着。也不曾出口。不一刻就出來了。黃通理見門斗去後。與黃繡球進至內室。道。方纔門斗的話。也說得沒有清楚。黃禍既然拉攏我們。莫如就趁他的假意。探我的實情。將他尋了來。問他一個明白。只說託他去察訪張先生。平日爲人。倒底靠得住靠不住。那黃禍是個一團茅草的人。自然瞎嚼蛆的嚼出來。不打而自招的了。却說黃禍浪蕩無事。鎮日價不會在

又過脉下去  
使人總看不  
着一絲痕迹

陳膏芝者陳  
膏子也

本是黃通理  
要借黃禍的  
假意探問實  
情偏用黃禍  
反誘黃通理  
一番巧語變  
化不測

家。這日從一條街上。恰恰與通理碰着。看他頭上頂了大帽子。穿了一件馬褂。脚下却是一雙鞋子。踱了過來。黃通理便問。你到那裏去道喜應酬。這般起勁。黃禍道。去拜陳膏芝觀察的陳少爺。沒有會見。空走了一趟。黃通理道。到我家去吃中飯如何。就一同到了黃通理家。先是閒談。隨即吃飯。同他說。我那辦學堂的事。一定不舉動。現在修理房屋。一半是本來要修。一半爲着孩子們讀書。想自己開個館。多收幾個附讀的學生。談說之間。黃禍道。我今日去拜那陳少君。你道何事。是他府上傳出一句風聲。說那張開化。在外邊霸佔良家婦女。我想開化常同你往來。看他規規矩矩的公門中人。不至於知法犯法。怕那陳府上誤聽人言。設或告訴了本官。就不甚妙。也不好去問開化。所以想在陳少君處探探口氣。如果此話不虛。便當關照開化。及早彌縫。據你看。開化會做這種事。不會。黃繡球當時也在旁聽着。着實忿恨。只因要裝作不知。不好搶白。却忍不住說道。張先生是斷不會的。黃通理忙道。這個。知人知面不知心。也難說一

本來未知其  
細此句亦是  
以敘述作幹  
補

漸漸的露出  
本心話來小  
人不善之不  
能掩如此

定不會。但我們因爲前回訟事。同他交涉。後來他生了一個多月病。蹤迹就疎了。自從前日同他送一個客人的行。至今又有好些時不見面。不知陳府上那話是怎樣傳出。黃禍道。是陳府上的一個乳娘。同他這所佔的女人是鄰居。傳到陳府上。又傳出來的。我也不知其細。所以要去探探。偏生又會不着。這陳少君去的時候。不好因這點腌臢事。冒冒率率上門。想他府上。與我本有世交。我自從出門回家。還沒有去拜望過。因此戴頂大帽子。只算是拜他的。便中打聽。黃通理道。陳少君不在家。他那老翁呢。黃禍道。他老翁究竟是做過道台的大人。不好驚動。只留了一張小字單片。上去請安。這些分寸。我們在官場裏走走。的總要曉得。黃通理道。是我看這樁事。不必去管。黃禍又道。這事。我想開化不說不會。諒他也不敢。我要問問。原是不相信的意思。誰去管他。如今公門中人也實在不守本分。不是我說。張開化雖則似乎還好。却也狡猾得很。即如你辦學堂不辦學堂。他要插在裡面鬼混。無非想鬼混你兩個錢。他一個當書辦

東西儒以自由歸宿于自由。非自由即不能受自由平等之幸福。

的就配同我們書香世家。講話做事嗎。以後少抬舉他爲是。黃通理聽了不響。也道是。是黃繡球却又忍不住說道。只要人能獨立自由。自由又能自尊。不論男女。人人都是平等。有什麼書。辦書香。黃禍聽此話不懂。不甚端詳。停了一會。就將大帽子用一塊汗巾包起。馬褂子也摺入其內。拾在手裏告辭而去。黃通理與黃繡球商議了一陣。便到張先生家。把這事婉婉的一說。張先生笑道。這事鬧得已久了。差不多有了兩三年。是我們承發房裏的夥計姓張的。相遇了一個女人。是凡衙門口的人。明盪盪無人不知。黃禍到此刻纔曉得。還鑽頭覓縫。當樁新鮮事談。虧他還自充能幹呢。隨他去。讓他去吃屁罷。於是另談了些話。暫擱慢表。且說有一天黃通理家門口。來了個尼姑。登門化緣。被復華揮斥不去。索性坐在門樓子下。大敲起木魚來。復華隨即去監他的工。不去過問。是黃繡球聽了出來。看那尼姑。年紀約莫三十幾歲。背上背着一尊觀音。項下掛着一個大木魚。低着頭。閉着眼睛。不住手的敲。便上前與之詰問。心上轉了一



欲取先與黃  
繡球原不是  
等閒之人

黃繡球却有  
如此細心

個念頭。說我們中國。號稱四萬萬人。女人去其一半。已都是拘着了內外界限。男尊女卑。不能同男子一樣的做事。如何還有這些做尼姑。當道姑的。索性連女子的職分。一概也拋棄乾淨。學那沒出息的男人。吃起八方來。不知這惡習是幾時有的。你看他這一類人。既然放掉了脚。又沒有男人壓制在前頭。身體也可謂自由極了。怎麼懷着這種魔想。念經敲木魚。有何用呢。我是一個女人。待我來就他們當中。勸化出一兩個人。日後幫着我點。也是好的。想罷便進去。量了幾升米。取了幾百錢。給與那尼姑。說師傅在那箇菴裏。我改日到你菴裏去頑頑可否。那尼姑只當是大施主。與他有緣。喜之不迭。口稱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你這有福有壽的奶奶。小菴在西角上。覺迷渡口。便是。離府上很遠。還是小尼常到府上來。給奶奶做個伴罷。一面說。一面就想走進屋裏去坐。黃繡球心下又一想。說這些三姑六婆。只可我用他。不可叫他來用我。我還沒有看出他的好歹。不可叫他先看見我的虛實。當時便闌住了。說當家的在裏頭。你快

真是知心夫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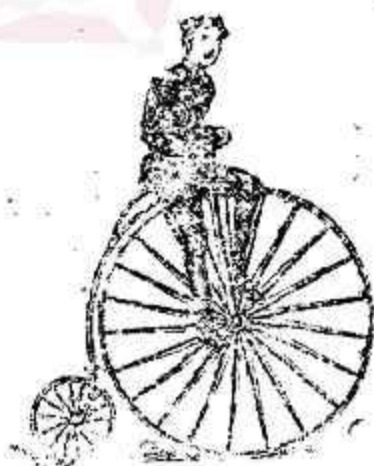
妙極顯得黃繡球有特別性質

趁便兜到數回以前語有筋節覺數回以前之書皆首尾一線脈絡貫通

去罷。改日再談。那尼姑纔合十誦佛的走了。黃通理此時在門內。也曾看見。知道黃繡球不是迷信神佛。結交尼姑的性情。必有一番作用。故而並不露面。黃繡球隨即對黃通理道。我們村上。除了和尚道士的廟宇。這尼姑菴有幾座。黃通理道。不多不多。至多一兩處。你難道要去修行嗎。黃繡球道。我是不肯修行。若要修起行來。包管要修出點實際。不是空口講白話。什麼上西天。做菩薩。叫人看不見的。你如要我修行。却依我兩件事。你不要我修行。也依我這兩件事。總是要你依我。我不依你的。黃通理笑道。這又奇了。你我同心合意的辦事。有什麼依我依你。如今正在要開辦家塾。你又何必另起花式呢。黃繡球也笑道。我、不、起、花、式。我、怎、樣、繡、得、出、地、球、來。你、且、看、着。黃通理便說。如此依你那兩件事。黃繡球當時却不說出。做書的寫不下去。只好又說句老話。叫做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接叙上一回。先將上回收束處撇開。却仍舊一件件鋪叙出來。妙以姦

情一事。如雲外一峯。插天而起。實則此峯雖在雲之外。雲即滃滃勃勃。起於此峯中也。然上半回仍懸而不結。真所謂白雲無盡時。自此回上半回以前。揮洒而下。皆是旁文反文。於正文有襯托激射。尙未有靠實處。故此回下半回。別出一義。要自此後稍稍畧寫正文。不然。便太覺側卸。使人定不出全書扼重之旨。善讀小說者。必知其法。



雜錄  
新笑史

一五一  
則 狷

一禮拜之學操

鐵良南下。徧閱各營兵操。上海向有滬軍營一營。歸上海道所轄。而分佈於各巡防局。及道署聽差。向不操演。全是鐵良亦擬閱及之。營官大窘。與上海道商曰。鐵大人必欲閱看。也須遲一禮拜。庶可趕緊教就也。以一禮拜之期。即可成操。中國之兵。真是聰明絕頂。何尙言禦外侮。則不足耶。

武巡捕

鐵良至上海。江督蘇撫、江甯將軍。均委文武雜職各一人。至欽差行轅。充當巡捕。鐵遣其文者。留其武者。使爲僕隸之事。

稅 栗

上海之小販者。秋末。即以沙雜糖炒栗子求售。以謀蠅頭。謂之糖炒栗子。其技亦有巧拙。滬城長生橋墻。有業此者。技最精。朱璜爲保甲總巡。責令日獻二

斤。謂之曰。你老爺是清官。只吃你二斤栗子。

### 阿克達春

阿克達春任安徽藩司時。會亳州牧晉省白事。阿粹問亳州民風如何。牧囁嚅對曰。卑州是亳州。不是毫州。阿操京話曰。這個字咱們北京城裡都是念毫字的。怎麼這兒安徽的土音差得那麼遠。

### 改額字

兩江總督署前。轅門額文曰。兩江保障。日三省鈞衡。某年某督在任時。引用之私人。類皆蠢如鹿豕之流。而幕府中人。又日徵逐於釣魚巷一帶。時人以拆字法改其額文曰。兩江呆人障。拆保字也。日三省釣魚行。移鈞字之一點。置行字之內。以補魚字之缺。尤爲奇趣。蓋俗書行字之讀如杭者。每加此一點也。

美國佛蘭斯士專遜 新著

梁啓勳仲策

中國

程 斗北高

翻譯

# 血史

原名 世界 著名 暗殺 案

洋裝精本  
定價一圓

暗殺非文明舉動也而在政治界往往生絕大之影響其影響之良否姑勿論至其爲一種偉大怪異之動力則歷史上所明示也此書爲**美國史學大家專遜氏最新之著作**以癸卯年新出版專取歷史上重要之暗殺案上自**希臘羅馬**下逮**二十世紀**凡**三十一人**人爲一小傳敘其被刺之原因被刺之事實及被刺後之結果凡所敘述皆死一人而影響及於全國或及於全世界者蓋此書實可作**一種之正史讀**也而其敘述之法則以半小說體行之故趣味濃深比正史尤爲動人實廿世紀一名著也初出未及一歲**重版已逾十次**東方各國未有譯本**梁程一君留學芝加哥高大學**以暑假之暇特以**沈博絕麗之筆譯成之**託本局印刷今用洋裝美本印成以快先觀全書共**十餘萬言**並挿影像廿餘幅**現已出書**

本社緊要告白

本報開辦數載久爲士夫所稱許近因出報遲滯致負閱者雅意良用歉然現第三年分之報准于本年內出完明年正月續出第四年第一號如續閱者接到本期報後請即函知俾照付上又如有報費未清者亦請即滙下無任盼切

